

人間之鼠

著 克倍坦史·翰約
譯 風 樓



凌雲學社四周年

紀念

海燕社敬贈

時間 現代

地點 南加里福尼亞的農業區

人物 喬其

萊尼

凱第

老闆

荷賴

荷賴之妻

史列姆

卡爾森

維脫

克羅克斯

12
第一幕

第一場 薩列那河的沙堤上。星期四晚。

第二場 工人宿舍內部。星期五上午。

第二幕

第一場 景與第一幕第二場同。星期五晚約七時三十分。

第二場 馬夫的房間，一座斜披的屋子。星期六晚十時。

第三幕

第一場 大馬廄的一角。星期日下午。

第二場 景與第一幕第一場同。

第一幕

第一場

星期四晚

藍列那河沙堤柳蔭處——舞台上右面有株巨大的槭樹。

舞台上佈滿着枯乾樹枝。舞台的感覺是又蔭鬱又恬靜。

舞台上只有落日的光輝。

幕啓時台上空無一物。一只麻雀在叫着。此外有着遠遠的農場羣犬無目的的吠聲，
一響清晰的鵲鶉的啼音。這鵲鶉的啼音一轉而爲警告的聲音，接着是鳥翼拍擊的聲音。
有兩個人影列成單行走上舞台來，矮小的那個喬其走在萊尼的前面。兩個人全背着一
捲氈子。他們走近了河水。矮小的人拋下了氈捲，高大的人跟着他拋下了氈捲，却便撲
了下來，在河裏喝着水，飲水時噴着鼻氣。

喬（發怒地）萊尼，看在上帝的臉上，不要喝得太多了。（撲了下來，搖着萊尼。）萊尼，你聽我的話！你會和昨天晚上一樣地生病的。

萊（將頭連帽浸在下面。當他坐在堤上，他的帽後面滴下水來）好得很，你也喝一點兒，喬其。你也來喝一點兒。

喬（跪下來把手指浸在水裏）我確不準這裏的水是好喝的。我看有點不大流動呢。

萊（學着樣，也把手指浸在水裏）看看水裏的鱗紋，喬其。看我在做些什麼。

喬（在窩攏的手掌裏喝點水）味道還好。雖然不見得時常流動。萊尼，你千萬不要喝不流動的水。（無希望地）如果你口渴了，你連陰溝裏的水也會喝的。（他將一掬水撥在臉上，用右手在臉上揩抹一週，於是向後躺了下來，抱着兩只膝頭。萊尼在注視他之後，便仔細地仿效着。）

喬（疲倦地開始，但在說話時逐漸地發怒起來。）見他媽的鬼，我們很可以坐車到農場去的。那個汽車司機簡直不曉得他自己在講點什麼。他說，「只要從大道再走點下去，」——「走點下去」——他媽的就有四哩路。我賭兒是他不清願在農場門口停車……我賭兒這傢伙是他媽的懶得動都不想動了。也許他連在蘇爾達得也懶得停一下

了！（喃喃地。）只要從大道再走點下去！

萊（胆怯地）喬其？

喬 嘎……你要什麼？

萊 我們上那兒去，喬其？

喬（不快地將帽子拿下來）好，你就已經忘掉得乾乾淨淨了，是嗎？我還得再來告訴

你一遍，你簡直是個大混蛋！

萊（溫柔地）我忘掉了。我想不要忘掉的，說真話，我實在不想忘掉的。

喬 好，好，我再告訴你一遍吧……（帶點譏刺。）我並不是沒有事情做的呀。要我化

一生一世告訴你一切。你聽了就忘掉，我就再來告訴你一遍。

萊（繼續他剛才說的話）我極力不想忘掉，但是一點也沒有用。我記得那些兔子的，

喬其！

喬 滾你兔子的蛋！你什麼也不記得，就記得那些兔子。你記得坐在好華路的水溝邊看

那塊黑板嗎？

萊（開心地）哦，當然囉！我記得那些……但是……！以後我們怎樣呢？我記得有幾個

女人走過來，你便說——

喬 你管我說什麼！你記得我和你一塊兒上毛萊麗台公司，他們給我們工作卡和汽車票嗎？

萊 (自信地) 哦，當然囉，喬其……我現在記起來了。(把他的手放進上衣袋裏：他的自信消失了。十分和善地。)……喬其？

喬 啊？

萊 (頹然地望着地上) 我的一份卻沒有。我一定把它們丟掉了。

喬 你永遠不會有的。兩份都留在我這裏。你想我會要你自己拿工作卡嗎？

萊 (如釋重負) 我以為我放在衣袋裏的。(又將他的手放進袋裏去。)

喬 (密切地望着他；當他看的時候，萊尼把手從袋裏拿出來。) 你從袋裏拿出點什麼東西來？

萊 (聰敏地) 我袋裏一點東西都沒有。

喬 我曉得袋裏沒有東西。現在你放在手裏了。你手裏是什麼東西呢？

萊 一點也沒有什麼，喬其！說真話！

喬 來呀，拿出來吧！

萊 （把他握着的那只手離開喬其）祇是一只老鼠嘛！

喬 一只老鼠。一只活的老鼠？

萊 不是的……祇是一只死老鼠。（擔憂地）我不會弄死它。說真話。我找到它，我找到它便死的。

喬 放在這裏！

萊 讓我留着它吧，喬其。

喬 （嚴厲地）放在這裏！（萊尼怨恨地把老鼠交出來。）你要隻死老鼠做什麼呢！

萊 （用陳述的口氣）我們一路走來，我便用大拇指撫摸着它。

喬 好，你和我在一塊兒走你便不許撫摸老鼠。現在來考一下你記得我們上那兒去。（

喬其把老鼠丟在水邊的叢樹裏。）

萊 （呆愣着看了一會。以後不豫地把他的臉藏在兩膝之間）我又忘掉了。

喬 耶穌基督！（忍耐地）好，看呀，我們要到一處和北方那個一樣的農場裏去做工。

萊 北方？

喬 在維持！

萊 哦，當然我記得的——在維持。

喬（還帶着那股誇張的忍耐）我們要去的那個舞場還有四分之一哩路遠。我們要到那兒去，再見一見老闆。

萊（像複習功課）見一見老闆！

喬 現在，看着！我會把工作卡拿給他，可是你却不許開一句口。你就祇要站在那兒。

（一句話也不要說。

萊 一句話也不要說！

喬 如果他看出你是個大混蛋，我們便找不到職業了。如果他在聽你開口以前看到了你的工作，我們便安穩了。你懂得嗎？

萊 當然囉，喬其……當然囉，我懂得的。

喬 好極。那末我們去看老闆的時候，你做點什麼呢？

萊（專心一意地）我……我……我一句話也不說……祇是站在那兒。

喬（漸漸重負）好孩子，好極了！現在就這樣再說兩三遍，你便不會忘掉了。

第一幕

萊（喃喃地）我一句話也不說……我一句話也不說……（逐漸低下去。）

喬而且你也不許做和在維特所做的那種壞事情。

萊（不解地）和我在維特所做的？

喬原來你也忘掉了，是嗎？

萊（勝利地）他們把我們從維特趕了出來！

喬（喪氣地）趕我們出來，見你的鬼！我們逃出來的！他們在搜我們，幸而他們捉不到。

喬（快活地）我沒有忘掉，我打賭。

喬（向後躺在沙上，把雙手放在頭下，萊尼又學着他的樣）上帝啊，你就是個大麻煩！我一個人可以過得又舒服又好，要是我沒有你跟在我屁股後面。我可以生活得很舒服！

萊（希冀地）我們要到農場去做工，喬其。

喬不錯，你可以那樣做的。但是今天晚上我們都得上這裏睡覺，因為……我要這樣做。我要在露天裏睡覺。光亮去得很快，沉入於黃昏中。一些風吹到這塊地方來。

吹動了樹葉。遠處有狗在號着。）

萊 爲什麼我們不走到農場裏去吃晚飯呢？農場裏是有晚飯吃的。

喬 一點也沒有理由，我就歡喜躺在這兒。明天我們就要去做工。一路來我看見打穀的機器，這就是說我們要背麥袋了。曾那末多麥袋連肚子也要壓破的。今天晚上我便可以躺在這裏看看天色！今天晚上世界上既沒有麥袋也沒有老蘭。今天晚上，屋子裏有喝的東西。我們這裏的屋子也不錯，萊尼。

萊 （用膝頭跪了起來，向下望着喬其，悲哀地）我們不吃晚飯了嗎？

喬 當然我們得吃晚飯。你去拾點枯柳條來。我的包裹裏還有三罐豆子。你生起火來我就開罐頭。我們吃點冷食吧。

萊 （講交情地）我喜歡用醬油拌豆子吃。

喬 我們可就沒有醬油。你去拾點木片來，可不要耽擱時間。不久就要天黑了。（萊尼站了起來，在叢樹裏消失了。喬其拿出了豆子罐頭，開了兩罐，突然回過他的頭聽着。有點撥水的聲音從萊尼去的地方傳過來。喬其跟過去望了望，搖搖他的頭。萊尼回來了捧着幾根柳條在他的手裏。）很好，把老鼠給我吧。

萊 (做出十分天真的樣子) 什麼，喬其？我並沒有老鼠呀。

喬 (伸出了他的手) 來吧，把它交給我！你藏不了任何東西的。(萊尼遲疑了一會，向後退了幾步，轉過身好像要逃跑的樣子。冷冷地。) 你一定得把老鼠交給我，你要我給你一頓好打嗎？

萊 給你什麼呀，喬其？

喬 你自己總明白什麼東西！我要那只老鼠！

萊 (差不多掉下淚來) 我不明白爲什麼我不能夠保留這只老鼠，這不是任何人的老鼠。
 • 我不是偷來的！我在路邊拾到的。(喬其用手指撥出聲音來，萊尼便把老鼠放在手心裏。) 我並沒有對它做什麼事，就是摩摩它。這又不是壞事。

喬 (站了起來，把老鼠向叢林拋到最遠的地方，以後便走到水塘旁邊，洗着手) 你這個笨人。你想你可以帶着它跑，是不是？你不想到我可以看出你下水裏去拿它使雙腳弄濕嗎？(萊尼喘咽着像只小狗。) 哭得像個小孩子。耶穌基督，像你這樣的一個人！(萊尼想抑制住自己，但是他的嘴唇發着抖。他的面部用着力。喬其把手放在萊尼的肩上一會兒。) 噢，萊尼。我並不是爲了私心把它拿掉的。這只老鼠已

經死了。而且，你一撫摩它就把它弄碎了。只要你找到一只活的，我便讓你留着玩一會兒。

萊 我不曉得什麼地方有老鼠。我記得有位太太常常給我老鼠的，不過這位太太再不在這兒了。

萊 太太，嗚！……把這些柳條給我……連這位太太都不記得了。這是你的克拉蕾姑母。她不再給你老鼠了。你常常弄死它們的。

萊 （悲哀地歉意地）它們太小了。我摩了一會，不久它們便咬我的手指頭，我就捏捏它們的頭，那樣它們便死掉了……因為它們實在太小了。我希望不久我們可以得到兔子，喬其。它們並不很小的。

喬 滾你兔子的蛋！來，讓我們吃吧。（光亮繼續離開這景色，所以當喬其生起火來的時候，這火便是舞台上唯一的光亮了。喬其遞了一罐開罐的莖子給萊尼。）這些莖子足夠四個人吃的。

萊 （坐在火的另一面，有耐心地說着）我喜歡調了醬油吃。

喬 （爆發起來）好嘍，可是我們沒有醬油。只要我們沒有的東西便是你要的東西。上

帝噲，要是我祇是一個人，我可以過得多舒服，我可以去找到一個職業一點也不鬧亂子。沒有亂子……到了月底，我就可以拿到五十塊錢，跑到城裏去找點我所要的東西。哈，我可以在女人那裏睡一覺，我可以在隨便什麼地方吃一頓。要他媽的隨便什麼西。

萊（悲哀地但是柔和地）我不要什麼醬油了。

喬（暴烈地繼續着）他媽的我每月都可以這樣子過下去。喝上一加崙威士其酒，或是坐在賭場裏玩紙牌，或是打彈子。（萊尼跪了起來，望着火，一面孔的恐懼。）可是我得到點什麼呢？（沮喪地）我得到了你。你不能够保持一個職業，而且把我的職業全丟掉了！

萊（大為恐怖）我不是有意這樣的，喬其。

喬就連累我在各處流浪。但是這不是最壞的——你還要鬧亂子。你做了壞事，我便得給你救出來。壞人是不會鬧禍的，就只有那些笨蛋。（他叫號着。）你這個混蛋，你隨便什麼時候總使我浸在熱水裏。（萊尼想用手阻止住喬其滔滔不絕的話。譏嘲地。）你只要摸摸這女人的衣服。就摸摸一會這只老鼠那樣地。可是，他媽的她

怎麼曉得你要塵她的衣服呢？她怎麼曉得你祇是要玩老鼠那樣地玩一會呢？

萊（毫無辦法）我不是有意這樣的，喬其！

喬當然你不是有意這樣的。你不是有意要她鬼哭神號的。你也不是有意要我們整天躲在水溝裏，外面有人拿着槍在找我們的。所有的時候你都不是有意的。見你的鬼，我願意給你放在幾百萬只老鼠的籠子裏，讓它們來撫摩你。（喬其的怒氣突然消失了。這是他第一次注意到萊尼臉上恐怖的表情。他羞慚地垂頭望着火，把些豆子放在小刀的刀片上，再放到嘴裏去。）

萊（停了一會）喬其！（喬其故意地不回答他。）喬其？

喬你要什麼呀？

萊我祇是開玩笑，喬其。我不再要醬油了。即使醬油在我的旁邊，我也不要吃了。

喬（帶着悻悻的羞慚）如果這裏有你可以吃的。如果我有一千塊錢在這裏，我也會給你買許多花的。

萊我不要吃醬油了，喬其。我把醬油給你。你可以把豆子全浸在醬油裏，我一口也不碰。

喬（悻悻之下還不服氣，他扭過看一下索尼）只要我一想到沒有你在一塊，我可過得好時光，我便發火了。我從來也得不到平靜的！

萊 你要我離開你留下你一個人嗎？

喬 你能够跑到什麼鬼地方去？

萊 好，我可以……我可以跑到山裏去。那些我可以找到一個土洞的地方。

喬 是呀，你吃點什麼呢？你還沒有知覺去找吃的東西哩。

萊 我可以找到些東西的。我不需要用醬油的好東西。我可以躺在太陽裏，而且沒有人來侵害我。而且我要是找到一只老鼠——囉，我可留着它。沒有人會從我那兒拿走的。

喬（最後他拾起頭來看）我太自私自利了，不是嗎？

萊（抑制他的勝利）如果你不要我，我立刻可以到山裏去，去找一個土洞。我隨便什麼時候都可以走的。

喬 不，看着！我剛才和你開玩笑的。因為我要你和我留在一塊兒。你給老鼠的麻煩就是你常常要弄死牠們。（他停了一下。）告訴你我要做的事情吧。一有機會我要給

你找一只小狗。也許你不會弄死他的。這比老鼠好多了。你可以重重地撫摩它。

萊（還是避免着投身進去）如果你不要我，你只要說好了。我立刻就上山一個人過活去。我不讓我的老鼠給偷了去。

喬 我要你和我留在一塊。耶穌基督，只要你一個人在一塊，便有人把你當做打死的。

和我留在一塊吧。你的克拉蕾姑母不願意你一個人過活，即使她死了也是一樣的。

萊 喬其？

喬 嘎？

萊（技巧地）告訴我——像你以前那樣。

喬 告訴你什麼？

萊 關於兔子的事情。

喬（差不多又要發怒了）你可以不來麻煩我嗎？

萊（請求地）講吧，喬其………告訴我！請求你，像你以前那樣。

喬 你覺得好玩，是嗎？好，我就告訴你。以後我們設法好我們的錢和吃我們的晚飯。萊 講下去，喬其。（攤開了他的氈子，側身睡下，用一隻手支撐他的頭。喬其攤開了他

的氈子，雙腿盤坐着。喬共有韻節地背誦他下面的話，看來他已經說過許多遍了。）

喬 像我們這樣在農場裏做工的人是世上最孤獨的人了。他們沒有家。他們不屬於任何地方。他們到農場裏來賺到了一些賸注，便到城裏去化光了這些賸注。以後你所賺得的事情便是他們夾着尾巴又到另一個農場去。他們是一無前途的。

萊 (快活地) 對啦，現在講我們是怎樣的吧。

喬 (還是唱歌那樣好) 我們可不是那個樣兒。我們有個前途。只要有人看我們一下，我們便和他談上了。我們不必上酒排闥去化掉我們的鈔票，因為我們有着另外的地方要去。如果有人闖進牢裏去，他們便一生一世癡癡了。

萊 (他再不能抑制自己。便滔滔不絕) 可不是我們呢！爲了什麼呢？因爲……因爲我
有你看顧我……有我看顧你……這就是理由呀！(他笑了。)講下去，喬其！
喬 你已經記在心上了。你可以自己講了。

萊 不，不，我忘掉了許多話。告訴我以後怎樣。
喬 另外的時候吧。

萊 不，告訴我以後怎樣。

喬 好。有一天我們積了許多乾柴，我們便可以有小屋子，一畝畝地和一隻牛和幾隻豬和……

萊 (喊叫着) 靠着肥沃的土地生活！有着兔子。講下去，喬其！講我們在園裏有點什麼。還有籠子裏的兔子。講冬天的雨水……關於火爐，還有牛奶上的牛油有多厚，你連切都切不下來。講這些呀，喬其！

喬 爲什麼你自己不講呢——你全曉得的！

萊 我講起來就不一樣了。現在講下去吧。我怎樣照料這些兔子的。

喬 (退讓地) 好，我們要有個大菜園，一個兔子籠和一羣雞。到了冬天下雨的時候，我們便再不做他媽的工作了。我們在爐裏燒一爐火，圍着坐下來，聽着屋頂下着的雨聲——見鬼！(開始用力吃着莖子。) 我沒有時間再說下去了。(他大吃一頓。

萊尼舉着他的樣，每次總要落下幾粒莖來。喬其用刀子做着姿勢。) 明天老蘭問你的時候你說點什麼呢？

萊 (在咀嚼中停了下來，困苦地吞嚥着。他的臉上爲思緒所扭曲着) 我……我不說一句話。

喬 好孩子。那才好。也許你比以前好一點了。我賭咒我要和你照料兔子……特別你會

像這件事那樣記得牢！

萊 (因爲驕傲而打起噎來) 我可以記得了，天呀！

喬 (記起了什麼事情，用手指着萊尼的胸部) 萊尼，我要你在這四周看一下。想下你

可以記得這個地方嗎？農場離這裏有四分之一哩路。只要沿河走就可以到這裏的。

萊 (仔細地望着四周) 我可以記得這個地方。我不是記得不要說一句話嗎？

喬 自然你記得的。好，看着，萊尼，要是你碰巧闖了亂子，我要你立刻跑到這裏來，

躲在樹叢裏。

萊 (慢慢地) 躲在樹叢裏。

喬 躲在樹叢裏一直等到我來找你。想想你能不能夠記住這些？

萊 當然我能夠的。躲在樹叢裏一直等到你來找我！

喬 但是你一定得不鬧什麼亂子。因爲如果你鬧了亂子，我就不讓你照料兔子了。

萊 我不會鬧什麼亂子。我不會說一句話的。

喬 你記得了。無論怎樣，我希望你記得。(喬其在氈上攤睡了開來。火光逐漸熄滅到

聞之鼠人

只能看見兩個人的臉面。喬其還在吃鱗裏的豆子。（這裏一定可以睡得很好。向上面看……那些豆子……不要再添火了。讓它熄滅下去。耶穌，在沒有職業的時候，你便感到自由，只要不肚餓好了。（他們靜靜地坐了些時候，遠遠地有着夜梟的啼聲。從江對面有銀號的聲音傳過來，接着所有鄉裡裏的狗都吠起來了。）

萊（差不多在完全的黑暗裏）喬其？

喬 你要什麼？

萊 讓我們有些不同顏色的兔子，喬其。

喬 當然囉，紅的兔子，藍的兔子和綠的兔子。成千百萬的兔子！

萊 有着很多毛的，喬其。像我在薩格拉曼托賣物會裏所看到的一樣的。

喬 當然囉，有毛的。

萊 喬其，因為我可以跑開去住在土洞裏的。

喬（親切地）哦，閉嘴吧。

萊（停了很久）喬其？

喬 什麼？

衆 我閉嘴了，喬其。（一只狼又在號了。）

（幕下）

第二場

星期五上午。

工人宿舍的內部。

牆壁，石灰水刷過的木板和柱子。地板是沒有漆過的。

屋裏有隻笨重的方桌，圍放着幾只倒翻過來的箱子作爲坐用。在每隻床頭的牆上釘着一只箱子，分爲二格，裏面放着工人的私物。

每只床頭有只大型的複雜的鬧鐘，正瘋狂地的答着。

太陽從窗戶一條條地射進來。牆上，床上箱子里的東西是肥皂，爽身粉，剃刀，漿粉瓶，藥瓶，梳子，木箱邊的釘子上則掛了幾根領帶。

對桌子的屋頂上掛了一只油燈，上面有塊圓圓的瓦光燈罩。

幕啓時舞台上空無一物。祇聽到許多鬧鐘的的答聲。

潔的人。即便吃過飯也要洗洗手的。

喬（怒氣漸盛）那末他怎樣會有臭虫的？（萊尼把自己的毯子放在他的床上，坐了下來，小地鬧着嘴吧望着喬共。）

凱 告訴你什麼理由。住在這裏的鐵匠名叫維泰，是那種即使沒有臭虫也要把這種東西放在這裏的人。告訴你他常常做的事情。在他吃之前就是把煮了的番薯也得再剝皮，一點小斑都得去掉，如果蛋上有塊紅斑點，他一定得給括下的。最後爲了吃的東西便辭職了。這就是維泰那個人的樣子。乾乾淨淨，即使不到什麼地方去，在星期天也穿得挺括括的。甚至還要加一條領帶哩，以後就坐在宿舍裏面。

喬（懷疑地）我可確不準。你說他是爲了什麼走的喇？

凱（拿鐵鑪放在自己的袋裏，用他的指節擦着他的硬硬的白鬍鬚。）什麼……他就是和別人一樣地離開了的。說是爲了吃東西。也沒有說別的理由。就在有一晚和別的人那樣地說了聲「給我點時光吧。」（喬其翻起了被褥套，看看下面，俯身過去，仔細地察看着被中。萊尼也在自己的床上同樣地做著。）

喬（有一半滿意了）好，如果這床上有一個臭虫，你等着我開口便了！他離開了他的

銚子，把他的剃刀、肥皂，梳子，丸藥瓶，他的擦瘡藥和皮鞭帶放進木箱裏去。」

凱 我猜想老闆馬上要來寫下你們的名字。今天早上你們不在，他真的發火了。我們在吃早飯的時候他對我這樣說：「見鬼的，這兩個新傢伙到什麼地方去了？」他也罵了馬夫，馬夫是個傻瓜。

喬 黑鬼，噯！

凱 噯。（繼續下去。）還是個好人。背脊被馬踢斷了。老闆發怒的時候對他很不客氣。可是馬夫却一點也不介意。

喬 老闆是怎樣的一個人？

凱 他是個好老闆。有的時候發怒。可是他是很好的。告訴你些事吧。你曉得在聖誕節做些什麼？他帶了一加侖的威士忌到這裏來，說「孩子們，喝吧，聖誕節是只有一年一次的！」

喬 見他嚇的魂不喪魄的一個會嗎？

凱 是呀，先生，耶穌，我當真驚！他們還帶個黑鬼到這裏來。一團打殺子名叫史密得的和他打了起來。打得真好。大家不許史密得用腿，所以黑人便打倒了他。史密

得說如果他可以用錢，他可以打死那個黑鬼的。大家說因為黑鬼的背斷了。所以史密得不許用錢。（他真想起當時的情景而微笑了。）

喬 老蘭是地主嗎？

凱 不是的！是監督。大的土地公司……是呀，先生，那一晚……到這裏來帶了整整的

一加侖……他就坐在那個地方說，「大囑一頓吧，孩子們，」……他說……（門開了。走進來的是老蘭。他是個矮胖的人，穿條藍斜紋褲，法蘭絨襯衫，一件黑的扣鈕扣的背心，和一件黑上衣。他戴一頂滿是油跡的史丹生呢帽，一雙長統靴，有着馬刺的。經常地他把他的拇指按在腰帶上。鄧弟移向門口，一邊走一邊用手指節擦着鬍鬚。）這兩位剛來。（鄧弟跑了出去，隨手把門關上了。）

老蘭 我寫信給毛萊麗吉公司要兩個人今天早上來。你們有工作卡嗎？

喬 （從袋裏拿出了兩張紙，交給老蘭）在這兒。

老蘭 （念着紙上）我看這不是毛萊麗吉公司的錯誤。紙上明明白白地寫着你們應該今

天早上來做工。

喬 汽車司機給我們上當。我們不得不多走十里路。那個汽車司機說我們已經到了，可

是實在却沒有到。沒有車子我們就趕不上了。（喬其無意義地向萊尼做做眼色，萊尼便點點頭表示他是懂得的。）

老頭 好吧，我不得不少兩個小工就把打發隊派出去。現在再去也沒用了。還是等到吃過飯吧。你們要迷路的。（他拉出了他的手冊，翻到有鉛筆夾在那兒的地方。小心地舐着他的鉛筆。）你叫什麼名字？

喬 喬其米爾敦。

老頭 喬其米爾敦。（寫着。）你的名字呢？

喬 他的名字叫萊尼史末爾。

老頭 萊尼史末爾。（寫着。）今天是二十號。二十號中午……（做了記號。翻上了書放在口袋裏。）你們以前在什麼地方做的？

喬 在維特那面。

老頭 （向萊尼）你也一樣嗎？

喬 是呀，他也一樣。

老頭 （向萊尼）噯，你是個大個子，是不是？

喬 是呀，他什麼都能够做。

老闆 看來，他不是喜歡說話的人，是不是？

喬 不是的，他不大會說話。但是他是個好工人，強壯得像公牛。

萊尼（笑着）我強壯得像只公牛。（喬其向他做眼色，萊尼因爲自己忘了神羞慚地低下

頭來。）

老闆（尖刻地）噯，你呢？你可以做什麼？

喬 他可以做隨便什麼工作。

老闆（向萊尼說）你可以做什麼？（萊尼，望着喬其，不安地笑了下。）

喬（迅速）隨便什麼你告訴他的工作。他是個出色的打穀工。他可以背穀包，開耕種

機。他可以做任何工作。給他試一下吧。

老闆（轉向喬其）那末爲什麼不讓他自己回答呢？（萊尼笑了。）他笑着什麼呀？

喬 他一受刺激就笑的。

老闆 是嗎？

喬（大聲地）但是他是個出色的工人。我並不是說他是個聰明人，因爲他不是的。但

是你可以管這四百磅重的袋子。

老闆（把大擲指吊在膠帶上）說呀，你在賣贖什麼東西？

喬呀？

老闆 我說你可以從這傢伙那兒拿多少錢？你是拿他的玉鐲嗎？

喬 不，當然我不是的。

老闆 見鬼，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一個人這樣替人家受麻煩的。我祇要曉得你是拿幾成的

喬 他是我的……表弟。我告訴他的媽，我會照料他的。他小的時候被馬踢了一蹄。他

是健康的……就是不大聰明。但是他可以做一切你吩咐他的事情。

老闆（轉過一半身去）好吧，天曉得一個背大麥袋的人是不必用腦子的。（他轉過身

去。）可是你不要隱瞞什麼呀，米爾敦。我張眼看着你，你為什麼離開維特的？

喬（立刻接上去）工作做完了。

老闆 什麼工作？

喬 我們在掘一個活水池。

老關（停了一下）可是不要隱瞞什麼事情，因為你是隱瞞不了的。我也看見過聰明人的。吃過飯和打穀隊一塊兒出去吧。他們去打穀處那是裝麥子。和申列姆這一隊一塊兒出去。

喬 申列姆！

老關 噢。又長又大的打穀工。吃飯時你可以看見他的。（一直到现在，這位老關是一本正經的，他又平靜又有懷疑。在以後的說話裏他放鬆下來了，但是逐漸地；好像他願意說話却又怕失了身份。他轉身向門走去，但是遲疑了下來，容許在動作裏有點熱情。）在路上很久吧？

喬（顯然看守嚴密的）我們在弗列斯柯找了三天告白板。

老關（頗為開玩笑地）沒有到夜總會去吧？

喬（強硬地）我們是在找職業。

老關（想和氣一點）只要你有意，弗列斯柯是個大城市。

喬（不願談下去）我們可沒有錢去做這種事情。

老關（感到不能建立任何關係，又顧到自己的身份而遲疑起來了）吃過飯和打穀隊一

塊兒出去。如果我的工人做得好，他們便有糕餅吃，如果他們偷懶，他們只可以滾蛋到路上去流浪了。你可以問問大家關於我的事兒。（他轉過身來走出了寢舍。）

喬（轉向萊尼）這就是你不說一句話麼！你要閉起你的鳥嘴來。由我一個人去說話！

：你媽的險一險丟掉我們的飯碗！

萊（無望地看着他的雙手）我忘掉了。

喬 你忘掉了。你總是忘掉的。現在，他留心我們了。現在我們一定得小心一點兒不要露出馬腳來。以後你閉上你的鳥嘴吧。

萊 他後來的說話顯得好心腸的了。

喬（發怒地）他是老闆，不是嗎？他第一是老闆，第二才是好心腸的人呀。對於老闆，你除了做工拿錢，你是沒有什麼事兒可以做出來的。你不必管是和老闆或是好心腸的人講話，你還是閉住你的鳥嘴吧。那才是正理呢。

萊 喬其？

喬 現在你又說什麼了？

萊 我頭上並沒有給高踢過呀，是不是，喬其？

喬 給馬踢過倒是好意，別人可以少領許多個馬的麻煩了。

茶 (妥協了) 什麼？我是你的妾弟。

喬 是呀，連茶是兒時，我就常常說話。爲什麼，但果式是你的親戚……(他停了一下，聽着，便跑到前門，拿出去。) 哪，他講的你在做什麼，偷錢嗎？

魏 (慢慢地走進屋子來。用一根繩子，他拉着一只老熊籠鎖的行動遲緩的帶眼羊狗。

用繩子引牠到桌底下。在大箱上坐了下來，把狗的前部壓到地上。) 不……我並沒有偷錢，……我就是在那裏立一會兒，抓住我的狗，我剛才在收拾這身房。

喬 你要聽懂到我們的事情裏來，我不喜歡管閒事的傢伙。

魏 (不安地望着喬，臉紅和冒汗) 我剛走到這裏……我一點也沒有聽到你們在說什麼。我對於你們講的毫無興趣。一個在拉馬的人從來不聽人家。而且他也不會講長篇大論的。

喬 (有點驚訝下來) 他講的也不錯也好！要飯長下去的人是不會這樣做的。(他的動作，改變過來了。) 這是只老狗。

魏 是呀。我從小養它大的。上帝，在年青的時候，是只好羊狗。(單手指節擦着牠

的面頰。)你歡喜這位老闆嗎?

喬 很好!看來很不錯。

凱 他是個好人，自然，你們得照顧他一點兒。他在管理這個農場。他不是尋事找錯兒的。

喬 什麼時候我們吃飯?十一點半?(荷頓走了進來。他穿齋工裝。褐色的馬靴，左手帶了只手套。)

荷 看見我的老頭子嗎?

凱 他剛才在這兒的，荷頓。我想到到廚房裏去了。

荷 我要找到他。(看看新來的人們，打量他們一下。不知不覺地擰了他的肘子，捏緊了拳頭，微微地蹲下來擺個馬步。他有勇氣地在萊尼旁邊走着。)你們就是我聽說的子等的新人嗎?

喬 噢，我們剛來。

荷 爲什麼你們今天早晨不來呢?

喬 下汽軍靴太早了。

荷 (再向萊尼說) 我的老頭子一定得使穀子打出來。以前背過麥袋嗎？

喬 (迅速地) 見鬼，是的呀。背過許多了。

荷 我向他說。以前背過麥袋嗎？

喬 當然他背過。

荷 (不快地) 讓這個大傢伙說話！

喬 或者他不喜歡說話呢？

荷 (好鬥地) 主呀，有人對他說話總得回答罷。他媽的卻夾進來做什麼！

喬 (立起來冷冷地說) 他和我一塊兒來的。

荷 哦，是這樣嗎？

喬 (緊張但是沒有動作) 怎樣？

荷 (不再談這個題目) 你就不讓這大傢伙說話嗎？對嗎？

喬 如果他願意告訴什麼他會說話的。(他微微地和萊尼點了點頭。)

萊 (恐怖的聲音) 我們剛來。

荷 好，下次給你講話就回答。

喬 他沒有冒犯你嗎。

荷 (打量他) 你用這只手指牌什麼？

喬 (平靜地) 我也許是的。

荷 (向他呆看了一會。他的恐嚇碰到未來了。) 看你下次有機會獻本領吧。(他走出

了屋子。)

喬 (等他走了之後) 噯，他媽的這傢伙吃生蔥的嗎？萊尼又沒有冒犯他。

凱 (小心地望着門外) 這是老闆的兒子。荷頰是相當棘手的。他可以鬥幾下拳。大家說他是很棘手的。

喬 好，讓他棘手好了。他用不着和萊尼找麻煩的。萊尼並沒有冒犯他。

凱 (考慮着) 好……告訴他吧，荷頰和一班小個子是一樣脾氣的。他憎恨大家伙，總是給大家伙找差錯。因為他自己不大，他便看見大家伙發火。你看見過這樣的小個子嗎——總是尋事找錯兒的？

喬 當然囉。我看到許多霜道的小個子。但是這位荷頰可不要看錯了萊尼。萊尼並不棘手。可是他和萊尼找錯兒就要找頭痛的。

凱

(懷疑地)好，荷賴是很棘手的。你曉得，我總是看不上眼。要是荷賴打倒了大傢伙，大家就說荷賴棒。好，要是有人打了他，大家便說這大傢伙應該找他一樣大的人。看來荷賴總不給人佔上風的。

喬

(注視着門)好，他最好照顧萊尼一點。萊尼不是鬥爭的人。但是萊尼又強壯又出手快，而且萊尼不曉得什麼規矩。(走到方桌，在一只木箱上坐了下來。拾起了分散着的紙牌，收集起來，洗牌。)

凱

不要告訴荷賴是我說的。他會玩死我的！他勸都不要勸一勸。他不會遭打的。因為他是老闆的兒子！

喬

(將牌分開來。他洗牌在櫃上時，便一張張翻過來看一下)荷賴這副傢伙使我聽不順耳！我不喜歡這種卑鄙的小個子！

凱

照我看來最近他就壞了。他在兩個星期前結了婚。妻子住在老闆家裏。看來自從他結了婚，他越壞了。好像他是住在碼頭家裏，來了隻鴉鵂把他的蘿蔔搶去了。他就是那樣鬼鬼的不開心，只要動的東西便要去打一下。我真替他難受。

喬

也許他是在妻子面前裝瘋。

凱 你看到他手上的手套嗎？

喬 當然我看見的！

凱 這手套裏滿是凡士林哩。

喬 凡士林？他媽的有什麼用？

凱 荷賴說要保持這只手的軟滑給他的妻子。

喬 這些醜話怎麼可以四處講哩。

凱 我還不十分確得準。我看見過這些要假裝好人的滑稽做法。我確不準。但是你只要等下看看他的妻子好了！

喬 （開始玩着「孤獨」——牌戲之一種，譯註——不經意地說）她好看嗎？

凱 嘎，好看的，但是——

喬 （研究着他的牌）但是什麼？

凱 是呀，她吊膀子。

喬 （還在玩着孤獨）是嗎？結婚了兩星期就吊膀子？怪不得荷賴那樣不定心。

凱 是的，先生，我看見她吊史列姆的膀子。史列姆是個打毆的好手，兇鬼的好傢伙。

好，我看這吊史姆姆。荷賴可沒有看到過。我還看到她吊一個打毀的嗎卡爾森的勝子。

喬（裝着不十分有興味）看來我們有笑話聽了！

凱（站了起來）你曉得我在想什麼？（等候他回答。喬其却不同意他。）好，我想荷賴是娶了一個妓女來了。

喬（不經意地）他並不是第一個人呀。黑皇后醜了紅皇帝。是呀，先生……世上有許多事情是這樣！

凱（走向門口，引着他的狗出去）我一定得替那班人把洗臉盆收拾乾淨。那班工人就要回來了。你們要管麥子嗎？

喬 是的。

凱 你不會把我說的話告訴荷賴吧？

喬 見鬼，不會的！

凱（他剛要走出門口，又回轉身來），你看一下吧，先生，你看她不是個妓女嗎？（他走了出去。）

喬

（繼續玩他的牌。他轉向萊尼）看着，萊尼，這裏也不是好吃飯的地方。你一定會和荷賴這個傢伙鬧亂子的。我以前看到過這樣的傢伙過。你曉得他是怎樣來一套的。他打到你見他害怕，他便來欺侮你了，一有機會就來。

萊

（害怕了）我不要鬧什麼亂子。不要使他來欺侮我，喬其！

喬

我就恨這批畜生。我看過很多了。像這個老頭子所說的：「荷賴從不冒險，他總是算計勝利的機會」。（想了一會。）如果他和你纏不清楚，萊尼，我們就倒霉了。

不要做錯一步呀。他是老闊的兒子。看着，你想法子不要和他盧頭，好嗎？不要和他說話。如果他跑到這裏來，你就跑到屋子的那一邊去。你記住嗎，萊尼？

萊

（悲傷地）我不要鬧什麼亂子。我從來也沒有碰過他！

喬 可是這對於你沒有什麼好處嘛，要是荷賴一定要做打架人的話。你只要不理會他好了。記得嗎？

萊

當然囉，喬其。……我不會開口的。（有着工人從田地裏回來的聲音，馬具的叮鏗聲，笨重的車軸的閤閤聲，人叫喊馬的聲音。馬鞭一響，遠處有個聲音在叫着。）

史列姆的聲音 馬夫！馬夫！馬夫！

喬 這批工人進來了。不要說什麼話。

萊 (胆怯地) 你沒有發火吧，喬其？

喬 我並沒有向你發火。我是對荷賴那個畜生發火。我希望我們能夠積蓄錢，或者是一百塊錢。你不要理會荷賴呀。

萊 當然我這樣做的，我不會開一句口的。

喬 (猶豫着) 不要讓他來拉你進去——但是——如果這個畜生打了你——讓他打吧！

萊 讓他什麼，喬其！

喬 不要緊的……看着，如果你鬧了亂子，你記得我跟你做的好事了。

萊 如果我鬧了亂子，你不給我照料兔子嗎？

喬 那不是我的原意。你記得我們昨天晚上睡的地方。就在河旁邊？

萊 哦，當然我記得的。我到那裏去躲在樹蔭裏等你來。

喬 對啦。躲著等我來。不要給任何人看見了。躲在河邊的樹蔭裏。現在應該「漏罷」。

萊 躲在河邊的樹蔭裏。在河邊的樹蔭裏。

喬 要是你鬧了亂子的話。

要是我鬧了亂子的話。

（外面掣動機在響着，和叫着的聲音：「馬夫，哦。馬夫！」他媽的這個黑鬼到那裏去了？」突然地荷賴的妻子立在門邊。滿滿的，塗得厚厚的口紅。分得很開，修飾過的眼睛，她的指甲塗着亮紅，她的頭髮一團團地掛着像是香腸。她穿了件家常的棉布衣，和紅的半高跟鞋，腳背飾着一束小小的紅駝鳥毛。喬其和萊尼望着她。）

荷賴的妻子 我是來找荷賴的！

喬 （不望着她）他剛才在這兒，但是已經去了。

荷妻 （把手放在身背後，靠着門框，這樣她的身體是向前突出了）你們是剛來的新人，是嗎？

喬 （悻悻地）是的。

荷妻 （稍稍地抑制着，檢視着手指甲）荷賴是常常到這裏來的。

喬 （粗率地）現在不在這兒了！

荷妻 （尋開心地）好，如果他不在，我想還是到另外地方去找吧。（萊尼熟視着她，

大感興趣。)

喬 我見到荷賴會告訴他你在找他的。

荷妻 沒有人可以埋怨在找人的吧。

喬 那要看她是在找什麼人了。

荷妻 (有點疲倦地，不再賣弄風情了) 我祇是要找個談話的人。你從來也不想和別人

談話嗎？

史列姆 (在台外) 好：把這兩匹領頭的放在北馬房裏吧。

荷妻 (向台外的史列姆) 嗨，史列姆！

史 (台外的聲音) 哈囉。

荷妻 我——我在找荷賴。

史的聲音 (在台外) 好，你找得並不起勁呀。我看見他到你屋子裏去了。

荷妻 我——我在找荷賴。我一定得走了！(她匆促地走了出去。)

喬 (望望萊尼) 耶穌，怎樣一個寶貝！這就是荷賴挑來做妻子的。好五天，你嗅到她

身上的臭味嗎？我現在還嗅得到。不要看見人，就可以嗅得她在附近了。

萊 她生得不錯！

喬 是呀，她還在裝腔做勢。苟賴的日子長哩。

萊 （還呆呆地望着她立過的門口）嘩，她生得不錯哩！

喬 （不快地轉向他）聽我的話，你這個瘋子。你還要看這個賤胚嗎。我不管她說什麼

做什麼。我以前看見過她們下毒，但是再沒有比她更惡毒的了。不要走近去喫她！

萊 我從來沒有喫過，喬其！

喬 不，你不會。但是當她站在那兒露着小腿的時候，你也沒有朝別處看呀！

萊 我從來不有意做壞事的，喬其。我說老實話我從來不會做過。

喬 好，你不要走近她。你讓苟賴去吃苔好了，他是自己情願招來的。（不屑地）滿是

凡士林的手套。我賭咒他在吃生雞蛋，寫信給華行裏買補漆吃哩。

萊 （叫了起來）我不喜歡這個地方。這不是個好地方。我不喜歡這個地方！

喬 聽着——我並不覺得比你喜歡這個地方。但是我們一定得積一點錢才離開這個地方

。我們窮得一無所有，我們一定得積一點錢。（走回到桌旁，滿臉愁緒地）如果我
們袋裏有點錢，我們便可以脫身到亞美利堅河邊去淘金去。那兒每個人可以賺兩塊

錢一天。

萊（興奮地）走吧，喬其。讓我們離開這裏。這裏太下流了。

喬（簡捷的）我告訴你我們得再留一會兒。我們一定得積點錢。（可以聽到水流聲和洗臉盆聲。）閉上你的嘴吧，這批傢伙來了！（憂愁的。）也許我們得去洗一下……真見鬼，我們又沒有做過什麼事情弄髒了身體。

史列姆（走了進來。他是個又高又黑的人，穿着藍斜紋褲，和斜紋短襪。他的帽下挾了頂壓壞了的史丹生呢帽，一面則向後梳着他的又長又黑又濕的頭髮。他立着動差的時候都落落大方。他梳完了頭髮，把他壓扁了的帽子弄得平整，在帽頂中間壓了一下，便戴上了頭。溫和的聲音。）他媽的外面太亮了。一進來簡直看不見什麼。你們兩位是新來的嗎？

喬 剛來。

史 來背麥袋嗎？

喬 這是老頭叫我們做的。

史 希望你們在我這一隊裏。

喬 老闆叫我們和一位叫史列姆的一塊做。

史 那就是我。

喬 你是那位手脚迅速的打穀工嗎？

史 (深自貶抑地) 我祇是稍爲快了一點。

喬 (大爲感動) 這才使你成了這個農場裏的耶穌基督了，是嗎？

史 (顯然的快活了) 哦，算不了一會事。

喬 (含笑着) 像人說的「老闆祇告訴你做什麼。但是如果你要曉得怎樣做，你就得去問那位打穀的領班了」。有人說任何人能够用一條韁繩拉十二匹阿立松那驢子的話，他可以落在毛廁裏，還在兩只臂窩裏挾了兩塊明治餅上來的。

史 (笑了) 好，我希望你和我們一夥合得來。我那裏有一對呆木頭簡直不曉得怎樣背麥袋。你們以前背過麥袋嗎？

喬 會呀。我不必吹牛，可是這個大傢伙却能比任何兩個人背更多的麥袋。

史 (同意地望着喬其) 你們兩個人一塊兒來的嗎？

喬 當然囉。我們照顧着大家。(用大姆指指着索尼。) 他不十分聰明。見鬼的却是個

好工人。見鬼的還是個老實人。我和他交了許多年朋友了。

史 很少有兩個人一塊兒走路的。我不曉得爲了什麼。也許他媽的在這個世界裏誰都是害怕另外一個人的。

喬 和你熟識的朋友在一塊兒走路是很好的事情。你養成了習慣之後，你一個人走路便覺得沒意思了。（卡爾森走了進來。大肚子和龐大的人。他的頭上因爲洗擦過還滴着水。）

卡 哈囉，史列姆！（他望望喬其和萊尼。）

史 這兩位是新來的。

卡 歡迎，歡迎！我的名字叫卡爾森。

喬 我是喬其·米爾敦。他是萊尼、史末爾！

卡 歡迎，歡迎。他並不小呀。（爲他自己的笑話笑了。）（萊尼的姓是 small 是「小」的意思——譯註。）他一點也不小。史列姆，我要問你一件事，你那只雞狗怎樣了？今天早上我可沒有看見她坐在你的車上嘞。

史 她昨晚養了小狗。一共有九只。我立刻把四只丟在水裏，她養不活這麼許多的。

卡 還剩下五只嗎？

史 是呀。五只。我留下了幾只大的。

卡 你替它們考慮成怎樣的狗呢？

史 我不曉得。我猜想是有些像羊狗的，牠們心發動的時候，這兒附近全是這種狗。

卡 (笑了) 我有只山狗，路那面有個人養了只獅子狗，正在春心發動，那個人便把她

鎖起來。可是我這只名師湯姆的狗却把木欄都咬光了去找到她。有一天那個人來了

，他該頂冒火，說「我並不介意我的狗生小狗，但是，天曉得，今天早上她生了一

窩緊毛狗……」(陪下了他的帽子，抓着頭。) 噁，有五只小狗，你全留下自己選

嗎？

史 我不曉得，先養一些時候，使它們喝一會兒露露的奶水再說。

卡 (思想的) 好，看着，史列姆，我是這樣想的。凱弟的那只狗真他媽的老得連路也

走不動了。臭氣薰人。每次凱弟帶狗走進宿舍裏來，我就可以嗅到兩三天的臭氣。

爲什麼你不使凱弟把老狗餵飽，給他一只小狗養養呢？我在一哩路外就可以嗅到這

只狗了。牙齒也沒有，東西也不能吃。凱弟用牛奶喂它的。它不能嚼東西了。他用

根繩子領着牠，使狗不碰在什麼東西上……（外面的三角棒鐘狂鳴。繼續了些時候，便突然的停了下來。）吃飯鐘響了！（外面人聲嘈雜。）

史（向萊尼和喬其）你們乘有菜吃的時候快點來吧。只要有兩分鐘就沒有東西剩下來了。（史列姆和卡爾發走了出去，萊尼和喬其出神地望着他們。）

萊 喬其！

喬（把紙牌收在一起）是呀，我聽到他的，萊尼……我會向他要的！

萊（興奮的）要一隻有褐色夾白色的小狗。

喬 來吧，我們去吃飯。我不曉得他有沒有褐色夾白色的小狗。

萊 你馬上要向他要，喬其。這樣他不會再殺死其他的了！

喬 當然囉！去吃飯——走吧。（他們走向門口。）

荷（衝了進來，發怒的）你們看到一個女人到這兒來嗎？

喬（冷冷地）半個鐘點以前來過的。

荷 那末，她做了些什麼見鬼的事情呢？

喬（忍氣地）她說她在找你。

荷（用眼睛打量了他們一會）她向那一邊走去的？

喬 我不曉得。我不會注意到。荷，賴着不順眼地望了他們一會，背轉身來匆匆地出去。）

喬 你曉得，萊尼，我真怕連我自己也和這個畜生鬧出事來。我憎恨這個傢伙！耶穌

督，來吧！他們不會留東西給我們吃的。

萊 請你向他要一隻褐色夾白色的小狗好嗎？

（第一幕完）

第二幕

第一場

星期五晚約七時三十分。

和上一場相同的宿舍內部。

從窗口可以看到黃昏的光彩，但是宿舍內部却十分黑暗。

外面傳進來在玩擲馬蹄鐵戲，泥地上的撞擊聲和有時馬蹄鐵擊在木柱上的鏗鏘聲，不時有着贊成和嘲笑的口音昇起來；「這一下真好。」……「上帝有限，這一下可好極了。」……「讓我們來賭一下。我一定要丟中一下。」……「他媽的，我也險一下丟中了。」

史列姆和喬其一齊走進暹羅洞洞的宿舍裏來。史列姆摸到了電燈開關，開亮了有着鉛皮罩子的電燈。在桌旁的箱子裏坐了下來。喬其便坐在他的對面。

史 這不算一回事呀。我一定得淹死幾條小狗的。所以用不着感謝我。

喬 也許在你是沒有什麼，可是在他却是一件大事。耶穌基督，我真不知怎樣才能使他到這裏來睡覺。他真預備在穀倉裏睡覺了。我們使他和小狗們睡在一個箱子裏真是件麻煩事哩。

史 嗨，你對於他的話真不錯。也許他並不聰明，可是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的工人。他險一險管死了和他一塊兒背麥袋的伙件。他就拿着袋子的這一頭（做姿勢）差不多要弄死了他的伙件。上天呵，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強壯的人。

喬 （驕傲地）你告訴萊尼做什麼他就做什麼，只要不是要打算的事。（外面擲馬蹄鐵戲的聲音還繼續着：畜生，只要我能够贏一次。……）我也一樣。你也想到這些馬蹄鐵和鐵砧板是一樣的吧。）

史 你和他串在一起真是件可笑的事情。

喬 有什麼可笑呢？

史 哦，我不曉得。很少有兩個人在一塊兒旅行的。我很少看見兩個人在一塊旅行。你曉得那批工人是怎樣的。他們一來便住下了，做了一個月的工，又離去了，一個人

離去了。從來不看到他會注意躡人一下的。看來真可笑。像他那樣的一個笨人和你這漂亮的朋友在一塊走路。

喬 我也不見得聰明，要不然我就不會爲了五十塊錢生活在這兒背麥袋了。如果我是聰明的，只要我稍爲能幹一點兒，我早自己有個家，自耕自種，也不會辛苦一世得不到地上的出產了。（他沉默了一會兒。）

史 一個人得這樣兒才對。有的時候我真想罵罵自己的一羣騾子，是我自己的騾子。

喬 這一點也不可笑啊，我和他在一塊兒走路。我和他是在奧朋一塊生長的。我認識他的姑母。他還是個嬰孩的時候，他姑母便把他領過來養大來。等到他姑母死了，萊尼便和我在一塊，一道出去做工。過了些日子我們便相依爲命了。

史 嗚，嗚。

喬 起初我總是開他的玩笑，總是找他的錯兒發笑，因爲他連看顧自己都不曉得。可是，見鬼，他連開他的玩笑都不清楚。（譏嘲地。）見鬼，是啊，我是開心了！使我覺得和他在一道自己是够神氣的了。

我所看到的就是這樣啊。

喬 是呀，我告訴他做什麼就做什麼。如果我告訴他去走鷓鴣，他就走過去了。你曉得這樣的事長久了之後，便沒有什麼好玩了。也從來都不會生氣的。我打得他真凶，可是他可以用雙手把我的骨頭捏得粉碎。可是他從來沒有用手指碰過我一下。

史 (在編一根趕騾的鞭子) 你用拳打他，他也不回手嗎？

喬 不回手，天曉得！我告訴你怎樣才使我不開玩笑的。有一天一批漢子圍着立在薩格拉曼托河邊。我覺得很神氣。我向萊尼說，「跳下去。」

史 怎樣呢？

喬 他跳下去了。一點也不會游水的。他險一險溺死了。他對於我把他拉出水來真是感激萬分。完全忘掉是我叫他跳下水去的。從此以後我不再開這樣的玩笑了。我覺得這樣開口打要使我太難受了。

史 他是個好人。一個好人不需要什麼機智的，反過來壞人才需要。一個真正出色的人，很難得是好人的。

喬 (檢齊了分散着的紙牌，又預備打「孤獨」了) 我是沒有親人的，我見過這樣的人，他們在農場裏是孤單單的。還是件壞事。他們一點沒有什麼散心的事可做，不久

他們就變得卑污了。

史（平靜地）是啊，我看他們變得卑污的。我看到他們變得不歡喜和別人講話了。有些地方也是不得意。你想這麼許多人住在一個屋子裏，天曉得他們只能管自己的事兒。一個人唯一自己作主的事，是他的來來往往了。

喬因為萊尼在差不多的時候總做糟事。但是你可以和一個人同來同往，也可以不再理他。我的意思是你和一個人同來同往慣了，你便沒有辦法不和他同來同往。我還有點說順嘴了。我以前從來沒有這樣和人講過。

史 你要不再理睬他嗎？

喬 他隨便什麼時候總鬧亂子。因為他笨得要死。就像在維特那次一樣。（他停了下來，恐怖於他所說的話。）你不會告訴任何人吧？

史（鎮定地）他在維特做了什麼事？

喬 你不會告訴人吧？——不，當然你不會告訴人的。

史 他做了什麼事？

喬 他看到一個穿紅衣的姑娘。像他那樣的笨傢伙却敢撫摸他所歡喜的任何東西。就是

要摸到牠。因此，他便伸手去摸這件亂衣服。這位姑娘尖聲地叫了起來，這樣萊尼便嚇昏了。他拉着這件衣服，因為這是他唯一想到做的事了。

史
見鬼！

喬 這位姑娘拚命地喊叫。我就在附近，聽到了聲音，所以我馬上走了過去。就在這個時候，萊尼快嚇死了。你曉得我不不用柵欄上的木頭把他打跑了。

史 以後怎樣了呢？

喬 (仔細地攤放着紙牌) 是啊，她跑了進去，告訴當局說她被人強姦了。維特的人們便出來要私自刑罰萊尼。因此我們便坐在一條水溝裏，整天都躲在水底下。只有頭露出在水面上，在水溝旁邊的葦草裏。當天晚上我們便逃開那個地方了。

史 沒有傷害那位姑娘吧？

喬 見鬼，沒有，他祇是駭倒了那位姑娘。

史 他是可笑的傢伙。

喬 可笑！是啊，有一次你曉得這個大小孩子幹了什麼事，他在路上走——(萊尼從門裏走了進來。他把外衣披在肩上，撞了過來。) 嘻，萊尼。你歡喜你的小狗嗎？

萊 (上氣不接下氣地) 他是橘白色，正是我所要的那一種。(一直走到他的床旁，躺了下來。臉朝牆，膝頭豎了起來。)

喬 (躊躇地把牌放了下來) 萊尼!

萊 (頭不回過聲) 噯，你要什麼，喬其?

喬 (嚴峻地) 我告訴你，不許把小狗帶到這裏來。

萊 什麼小狗，喬其? 我沒有帶小狗呀。(喬其很快的跑過去，拉着他的肩頭，將他翻過身來。他在萊尼的胃部旁邊，拿出了萊尼隱藏着的小狗。)

萊 (很快地) 把它拿給我，喬其。

喬 你馬上起來，把這只小狗帶回窩裏去。牠一定得和牠的媽一塊兒睡。你要殺死他嗎? 昨晚剛養下來，你就將牠拿出窩來。你還是帶回去，要不然我就告訴史列姆不再送給你了。

萊 (懇求地) 把他還給我，喬其。我帶他回去。我並不是要做壞事，喬其。說老實話我不要做壞事，我只是要愛撫他一會兒。

喬 (把小狗還給他) 好，你馬上帶回去。而且不要再帶出來了。(萊尼倉皇地跑出了

屋子。)

史 耶穌，他就像一個小孩子，不像嗎？

喬 當然他像個小孩子啊。他就像小孩子那樣地不傷害人，只是他太強大了一點。我打

賭今天晚上他不會進來睡的。他會睡在穀倉裏那只木箱子旁邊的。好，讓他去吧。

他在那兒不會礙事的。(外面的燈光陰暗了下去，顯得很黑暗了。凱第用繩子拉了

他的老狗進來。)

凱 哈囉，史列姆。哈囉，喬其。你們不玩下丟馬蹄鐵戲？

史 我不喜歡每晚都玩這一套。

凱 (走到他的床邊，坐了下來。把老狗壓坐在他旁的地板上。) 你們兩個人一點威士

其都沒有嗎？我有點兒腸痛。

史 我沒有。如果我有我早已自己喝了。而且我的腸也不痛。

凱 他媽的全是吃白菜吃壞的。我在吃以前就曉得會痛的。(卡爾森和維脫走了進來

。)

卡 耶穌，這黑鬼丟馬蹄鐵丟得真好！

史 他就不要呀。

這才是見他孀的場。

卡 是呀。他簡直不給別人一個贏的機會。(停了下來嗅嗅空氣。四面張望一直見到凱第的老狗。)(上帝呵，這狗臭得利害。凱第，把他拉出去。我都不知道有東西會比老狗更臭的。你一定得把他拉出去。

凱 (在床上躺了下來，用手摸摸他的古老十七八代的老狗，柔和地說) 我和他在一塊太久了，我就從不注意到他的臭氣。

卡 好，我可不能忍受啊。即使他走了出去，臭氣還是在屋裏不散的。(走了過來，立着望望狗。)(牙齒也掉了。滿身僵硬。他對你一點好處也沒有。凱第，你爲什麼不殺了他呢？

凱 (不安適地) 是啊，見鬼，我養了好久了！從一只小狗時候養起。我和他一塊牧過羊的。(驕傲地。)(現在你看他不成一個樣子，可是他曾經是隻我從來沒有見過過牧羊狗。

卡 我曉得在維特有個人有只山狗能够牧羊。從另外的狗那兒學來的。

卡 (不肯放鬆原題) 看着，凱第。這老狗自己也受苦。如果帶他出去一鎊了事——

從腰背後放一鎗……（撲過去指示着）……就在這裏，他不會知道什麼東西打他的。

凱

（不快活地）不，我不能够這樣做。我養他太長久了。

卡

（堅持着）他活着也不開心。他臭氣薰天。告訴你我會怎樣做。我代你放鎗打死他，那麼你就不必親自動手了。

凱

（在床上坐了起來，不安地擦着他的鬍鬚，悽惋地說）我從小養他大起來的。

卡

讓他去好了，卡爾。這不關狗的事情，這全仗一個人對狗的感覺如何而定。見鬼，我以前有過一只雜種狗，我就不願意去換一只獵狗。

卡

（諷刺的口氣）好，凱第讓狗活下去，就不是好好地待狗呀。看着，史列姆的那條睡狗養了小狗。我們向你打賭，史列姆會給你只小狗養大來，嘗嗎，史列姆？

史

（研究下狗）是呀，如果你要，你可拿只小狗去。

凱

（無望地）也許這老狗會感到痛的。（停了一下，首肯地。）叫我當心這只狗，我是不在乎的。

卡

睡，槍還是死的好。照我的樣子槍殺牠，牠不會感到什麼的。我把鎗放在這兒。（

用腳擺撥着。）就在腦背後。

維 聽讓它活下去吧，卡爾。

卡 爲什麼，見鬼，他抖都不抖一下的。

維 不要管牠的事。（他拿出了本雜誌。）噯，你看過這本嗎？你看到書裏所說的嗎？

卡 看什麼？

維 就是這兒，唸下去。

卡 我不要在什麼東西……一分鐘之後什麼都過去了，凱第。來吧。

維 你看到嗎，史列姆？來吧，唸這一段，高聲地念吧。

史 講什麼？

維 唸吧。

史（慢慢地唸）「親愛的編輯先生：這雜誌我已讀了六年，我認爲是市上最好的一本。我喜歡讀彼得倫的小說。我想他是個好漢。給我們更多像黑騎士那樣的故事。我不常寫信。祇是想告訴你這份是我化一毛錢所能得到最好的雜誌。（疑閉地望著雜誌。）你要我念這一段有什麼意思？」

維 唸下去，唸唸下面的名字。

史 (唸着)「祝勝利。威廉丹納。」(望着脫)「你爲什麼要我唸這些東西？」

卡 來吧，凱第——你怎樣呢？

維 (拿起雜誌，感動的關了書。移轉卡爾森的話題。)你不記得別爾丹納嗎？三個月

之前在這裏做工的？

史 (想着)小個子？開播種機的？

維 就是他，就是這個傢伙。

卡 (不情願談這問題)看，凱第，如果你情願，我會使這個老鬼馬上脫離這個悲慘世界。這世上對他沒有什麼事了。不會吃，不能看，連路也不會走。明天你可以拿一

與史列姆的小狗。

史 當然……我有許多小狗。

凱 (有希望地)你沒有鎗吧。

卡 見鬼，我沒有。只有一支羅格鎗，這鎗打起來也不會痛的。

凱 也許明天。等判明天吧。

卡 我看不出有什麼理由。(走到他的床邊，在床上拉出了一個袋子，拿出一枝繩梯槍來。(硬一硬心臟吧。他在這兒的臭氣使得我們簡直睡不着覺。(他在鎗膛裏裝進了顆子彈，按上保險，把鎗放在他臀部的袋子裏。)

史 (爲了凱第望他求助的眼光) 就去打殺吧，凱第。

凱 (望着每個人企求幫助。維脫做了個抗議的姿態，但是又退了回來。別的人全向凱第望望，避免負責。最後十分柔和十分無望地) 好，帶去吧。(他一點也不看這老狗，向床上躺了下來，用雙手支在頭後，望着天花板。卡爾森拾起了繩子，領着狗出去。)

卡 來吧，來吧。(抱歉地對着凱第。) 他不會感覺到的。(凱第既不動也不回答他的話。)(來吧。這樣才對路，來吧。(他領着狗走向門去。)

史 卡爾森。

卡 嘎。

史 (冷淡地) 帶把鑰子去。

卡 當然囉，我依你話做。(卡爾森帶了狗走出去。喬其跟到門邊，小心的關上了門。)

下了門。魏第僵硬地躺在床上。下面的戲是場平靜而有迅速的不連續的說話的。

史 (高聲地) 我的一只打頭的騾子走壞了蹄，得加點油上去。(大家默然。)

喬 (高聲地) 誰要玩一套優克牌嗎？牌戲之一種——譯註。

維 我跟你玩一會兒。(他們在桌旁對坐了下來，但喬其可並沒有洗牌，祇在牌背上翻別着。每個人全望着他。他停了下來，又是默然。)

史 (同情地) 凱第，你可以挑任何一只小狗去。(魏第並沒有回答。台上有着小小的咬嚼的聲音。)

喬 嚮來好像地下有只老鼠在這兒。我們該放一具捕鼠機在這裏。(又是沉重的腳獸。

維 (激怒地) 見見的他怎麼這大半天還不動手？分牌呀，為什麼不分呢？我們可不能這樣玩優克牌呀。(喬其研究着紙牌背面。過了長時間的靜默之後聽到遠遠的一聲槍聲。所有的人都跳了下來，很快地看看凱第。他還看了會兒天花板，隨後便滾了過來，面朝牆睡。喬其把牌洗得沙沙作響，分配開來。)

喬：好，讓我們玩牌吧。

維：（還想利用這些辰光）是呀……我猜想你倆人真是到這裏工作的，呵！

喬：你是什麼意思？

維：（咯咯作笑）對啊，你們是星期五來的。到星期日為止你們就得工作兩天。

喬：我却不明瞭爲什麼你要計算這些。

維：如果你在這些農場裏做獨長久，你便會明白原由。那些要來看一下農場的人總是星

期六下午來。他白吃一頓星期六的飯，再白吃星期日三頓，到星期一白吃一頓

早飯，這手都不必動一下。可是你們却是星期五中午來的。不論你怎樣計算，你總

得做一天半工作。

喬：（不諱的）我們要多留一些日子。我和萊尼一定得積下點錢來。（門開了，黑鬼馬

夫把頭伸了進來。一個瘦削臉龐，有着苦痛的眼睛的黑人。）

克羅斯：史列姆先生。

史：（整個時間他都在注視凱第）呵！哦，哈囉，克羅斯，有什麼事情？

克：你叫我把手油熱起來修膠蹄。現在我已經熱好了。

史 哦，自然，克羅斯克，我立刻就來塗上去。

克 如果你願意我可以代你做，史列姆先生。

史 （站了起來）不，我會管我自己一隊驢子的。

克 史列姆先生。

史 嘎。

克 那個大傢伙正在穀倉裏玩弄你的小狗。

史 好，他不會欺侮他們的。我已經給了他一只小狗了。

克 我祇想告訴你。他把小狗拿出窩來放在手上玩。這對小狗們有害的。

史 哦，他不會傷害他們的。

喬 （從牌上抬起眼來）如果這個瘋子玩得太利害，你就把他趕出來吧。（史列姆驕着

馬夫出去。）

維 （檢視他的牌）已經看到那個新腳色嗎？

喬 什麼腳色？

維 哇，就是荷賴的老婆啊。

喬 (繼續的) 嘿，看見這了。

維 她不像是個蕩婦嗎？

喬 我看他不見得這蕩壞。

維 好，你張開眼睛望着好了。你會看到太多關於她的事情的。我從來沒有看見像她的

這種人過。可是她却隨便什麼時候都要上人家一手。看來她甚之還想和馬夫來一手

。我真不知道她在搗什麼鬼。

喬 (不經意的) 她來以後有什麼亂子嗎？(顯然兩個人手都不在牌局上。維晚放下手

中的牌，於是喬其把牌收起來，再攤開來玩「孤獨」。)

維 我明白你的意思。不，還沒有什麼亂子。她來了沒有幾個星期。荷賴已經在搗

心事了，但到現在還沒有舉動。每次大家在一塊兒的時候她就出來露眼了。她在

找荷賴。或者她想起有什麼東西留在什麼地方她來尋找的。看來她簡直離不開男

人們。而荷賴就像是一只貓在嗅着有味兒的路那樣找着她。可是還不會鬧什麼亂

子。

喬 農場裏全是男人，實在不是安置女人的地方。特別是像她那樣的女人。

「如果她引動了你的興致，你應該在明天晚上和我們一塊兒上城裏去。」

喬 做點什麼呢！

維 還不是那麼一套。我們到老蘇三屋裏去。真是見鬼的好地方。老蘇三就是塊笑料。

總是滿口笑話。就像上星期六我們走上洋台她所說的話：蘇三開了門，回過頭去叫

着：「姑娘們快穿上褂子，老爺們來了。」她也從來不說下流話。那裏有五個姑娘

喬 還要多少錢呢？

維 只要兩塊半錢。你花一角半錢便可以喝杯威士其。蘇三那兒還有好椅子可以安樂會

兒。如果你不要睡下來，你就可以坐在這些安樂椅裏，喝上兩三杯威士其，便消磨

了一天啦。蘇三毫不介意。她不會要着人，或是把他趕出去，如果他願意睡下來

的話。

喬 去一次看看也好。

維 當然囉。來吧。真是見鬼的有噱頭的地方——她隨時的滿口笑話。好像有一次她說

的話。她說：「我曉得有許多人只要地上有塊破地氈，留聲機上有只裝飾着洋娃娃

的檯燈，便以為走進了好妓院。「這是她在講葛萊第的屋子。蘇三還說：『我曉得你們男人們要什麼，』她說：『我家的姑娘們都是乾乾淨淨的，』她說。『而且我的威士其裏並不滲水，』她說：『如果你們看中有着洋娃娃的檯燈，而且自願招贅，那末，你曉得到什麼地方去的。』她說：『這兒有許多人變了腿走路，就因為他們看中了有着洋娃娃的燈的原故。』

喬 葛萊第又另外開了一家吧？

維 是的。（卡爾森走了進來。凱第望着他。）

卡 天呀，外面很黑。（走向他的床；開始擦他的鎗。）

維 我們從來不上葛萊第那兒去的。葛萊第那兒要三塊錢，而且要兩毛錢一杯酒，而且一點也不講笑話。但是蘇三的地方却極乾淨，而且有着舒服的椅子。一個人可以坐在那兒和住在那兒一模一樣。而且那地方不讓賊肉們進來。

喬 喔，我可不得而知。我和萊尼要積點錢起來。我也許進去坐下喝一杯，可是我決不化二塊半錢。

維 是呀，一個人有時也應當尋尋快樂。（萊尼走了進來。萊尼悄悄地走到床邊坐了下來）

來。)

喬 沒有把狗帶回來吧，有嗎，萊尼？

萊 沒有，喬其，真的沒有，你看？

維 嗨，還玩優克牌嗎？

喬 好。我想你也不見得願意玩。(荷賴氣沖沖地進來。)

荷 有人看到我的老婆嗎？

維 她沒有到這兒來過。

荷 (威脅地望着這屋子) 史列姆到什麼見鬼的地方去了？

喬 到穀倉裏去了。他是去在走破了的驟蹄上加點油的。

荷 他去了多少時候？

喬 哦，五分鐘，拾分鐘。(荷賴跳出門外去。)

維 (立了起來) 我想我也許是歡喜看看這種場面的。荷賴要就自認悔氣，要就和史列

姆打一架。荷賴出手快，他媽的好快手。但總之他還是不要招史列姆的好。

喬 他以為他老婆和史列姆在一塊，是嗎？

維 看來是這樣的。當然史列姆不會這樣幹的。我一點也不會想到史列姆的。但我舞臺上看這一場好戲。來吧，讓我們去看一下。

喬 我却不同意混進這種事情裏面。我和萊尼一定得積點錢。

卡 (擦完了鏡，放回到袋裏，站了起來) 我要去看她一下。他媽的已經好久沒有看見好門了。(維脫和卡爾森走了出去。)

喬 你看到史列姆在穀倉裏嗎？

萊 當然，他告訴我最好不要再玩小狗了，就是像我這樣說的。

喬 你在那兒看到那個女人嗎？

萊 你說的是苟賴的女人嗎？

喬 是的。她到穀倉裏來過嗎？

萊 (小心地) 沒有——無論怎樣我沒有看見過她。

喬 你從來沒有看見史列姆和她講過話嗎？

萊 噯，噯，她沒有在穀倉裏。

喬 好。我想這批傢伙看不到打架的。如果有人打架，萊尼，你千萬不要夾進去。

萊 我不要打架。（萊尼攤開他的一孤獨牌。萊尼拿起了面上的一張研究着。倒過來

再研究。）兩頭都是一樣的。喬其，爲什麼兩頭都是一樣的？

喬 我不曉得。他們就是這樣做下的。你看見史列姆的時候他在穀倉裏做什麼？

萊 史列姆？

喬 是啦，你看見他在穀倉裏。他叫你不要多玩小狗仔。

萊 哦，是的。他有一罐油和一把漆刷子。我不曉得做什麼用的。

喬 你確準這女人沒有去，像她今天到這裏來一樣嗎？

萊 沒有，她從來沒有來過。

喬 （嘆口氣）你每次都給我個好妓院。一個人可以那裏去喝酒喝醉，再醒過來，一點也不鬧什麼事情。而且他曉得該化多少錢。這些妓女對於一個男人就像是榴散彈。

（萊尼聽着十分羨慕，動動他的嘴唇，喬其接着說下去。）你記得安苔翹營曼嗎，

萊尼？和我們一塊兒進小學的？

萊 就是有個老媽媽專門給小孩子們做熱餅吃的人嗎？

喬 是的。就是這個人。只要有東西吃你便什麼都記得的。（在牌局進行中集起了幾張

鞦韆。安會現在就因爲一個妓女關在聖昆丁牢獄裏。

萊 喬其？

喬 噫？

萊 到我們自己在肥肥的土地上有住處的時候還有多久呢？

喬 我不曉得。我們一定得積下大批錢來。我曉得有塊地方可以便宜點買來的，可是他們不肯出賣（凱第轉過身來。注視着喬其。）

萊 喬其，講一下這塊地方吧。

喬 我剛告訴過你，就在昨天晚上呀。

萊 講下去，再講一遍。

喬 好，那裏有十畝田。有個磨坊。有着小小的茅舍和一個鵝塘。有着廚房，果樹園，櫻桃，蘋果，桃子，杏子，和胡桃。還有幾種草莓。那裏有塊地可以種紫苜蓿花，而且可以澆充份的水。還有豬欄……

萊 （插進來）還有兔子，喬其？

喬 我可以很容易造幾間兔舍的。你就可以用紫苜蓿花餵牠們。

萊 當然我會的。(興沖沖地)你賭咒我會餓的。

喬 (他的聲音變得溫暖了)而且我們可以養幾只豬。我要造一間燻房。我們殺一只雞便可以燻火腿吃。等薩門英到江裏的時候，我們可以捉上幾百條。每個星期天我們就殺只雞或是兔子。也許我們有只母牛或是山羊。他媽的奶油真厚，一定得用刀才切得開來。

萊 (張大着眼睛望着他，柔和地)我們可以生活在肥沃的土地上。

喬 當然囉。萊園裏有各種蔬菜，如果我們爲喝點威士其，我們可以賣掉些雞蛋或是其他的東西。而且我們不會睡在工人宿舍裏。沒有人可以在我們工作的時候趕我們出來。

萊 (懇求地)講講屋子吧，喬其。

喬 當然囉。我們有座小小的屋子。每人有自己的房間。而且地還不够用，所以我們得勤苦工作。也許一天做六七個鐘點的工作。我們不必再每天背上十一個鐘點的麥袋了。如果我們割麥收成，爲什麼我們不收自己的呢。我們對於自己種植出來的東西還很清楚納。

萊（熱烈地）沒有兔子。我就理值它們。告訴我是怎樣做的，喬基。

喬當然囉。你跑出去到紫葡萄花田去採上一袋來。採滿一袋就拿進來，就放在兔子籠裏。

萊牠們就細細地咬着，細細地咬着，就像牠們咬的那個樣兒。我看見牠們的。

喬每六個星期或者差不多的時候牠們就生產一窩。所以我們有許多兔子好吃好賣。（滿是靈感地停一會兒。）我們還要有幾只鴿子在磨坊旁邊圍着飛來飛去，就像是我小時候看見的一樣。（看來是狂喜入迷了。）這些都是我們自己的。沒有人可以趕掉我們。如果我們不喜歡一個人我們可以說：「滾你媽的蛋」，天曉得他就得滾啊。如果有位朋友來了，哇，我們有着空床。現在我們說些什麼呢？我們得說：「爲什麼你不在這裏過一夜呢？」天曉得他就會過一夜的。我們有隻長毛獵狗，一對花貓。（尖刻地望着萊尼。）可是你一定得看着住這些貓不給它們吃小兔子啊。

萊（呼吸困難）你就讓它們試下好了。我要折斷他們的頸子。我要用棒子把它們打扁。我要用棒子給它們打扁。這就是我會做的事。（他們默默地坐了一會。）

凱 (他開口時，萊尼和喬其都跳了下來，好像他們的祕密被洩露了。) 你曉得在那裏有這樣的地方？

喬 (嚴肅地) 也許我曉得。可是於你有什么關係呢？

凱 你不必告訴我在什麼地方的。也許有那麼一塊地方。

喬 (鬆了口氣) 當然囉。那才對啊，你花一百年也找不到的。

凱 (興奮地) 這樣一塊地他們要多少錢呢？

喬 (勉強地) 是啊，我可以化六百塊錢買到一塊。那個老地主是個窮光蛋，他的老太婆却要錢買藥。噫，這和你有什麼關係？你和我一點沒有來往啊！

凱 (溫和地) 我祇有一只手已經沒有什麼用了。我就在這個農場裏失掉我的手的。這就是爲什麼他們不趕出我的理由。他們給我一份打掃的事兒。他們因爲我失掉一只手臂給我二百五十塊錢。目前我在銀行裏還儲蓄了五十塊錢。併起來是三百塊。這個月底我還可以得到四十塊。告訴你什麼…… (他熱烈地俯身向前。) 要是我和你們合夥呢？我可以加入三百四十塊錢。我已經沒有什麼用處了，但是我會煮飯養雞和鋤園地。你們以爲怎樣？

喬（他的眼睛半閉着，不着邊際地）我一定得考慮一下。我們一向是爲了自己兩個人。我和萊尼。我從來沒有想別的人。

凱 我要立一個遺囑。如果我死掉我的一份就歸給你們兩個人。我一無三親六眷。你們有錢嗎？也許我們可以馬上到那兒去。

喬（傷氣地）我們兩個人只有十塊錢。（他想了下。）嗨，看看。如果我和萊尼做上一個月一個大錢都不化，我們就可以有一百塊錢。這就是四百四十塊錢了。我賭咒我們可以用這筆錢了。那末你就可以和萊尼用這筆錢去開始工作，我再找到職業把餘數積起來。你們可以賣雞蛋或是那一類的東西。（他們旒旒地望着每個人。恭敬地。）耶穌基督，我賭咒我們可以利用這筆錢。（他的聲音裏充滿魅力。）我賭咒我們可以利用這筆錢。

凱（不安地抓着他的斷臂）四年前我的手斷了。不久他們就會趕我出去的。只要我一刻不能打掃宿舍，他們就給我趕到門外去。也許我給你們錢，你們允許我鋤鋤菜園，即使我連這些事也不會做的話。或者我可以洗洗碟子，管管小雞。但是他媽的，我總在自己的地方啊。我是爲自己的地方在工作啊。（憂愁地）你看到他們怎樣對

付我的狗。他們說他於已於人都一無用處。但是我也是這樣的話，却沒有人會鎗斃我。我希望有人會這樣做。他們不會做那樣的事的。我沒有地方可去，也沒有事情可做了。

喬（立了起來）我們要利用這筆錢。他媽的，我會弄妥那塊地方，我們就住到那裏去。（幻想地）也許城裏有次狂歡節，或是來了批馬戲班，或是球賽，或是什麼鳥事情。（朝第贊賞地點着頭。）我們就去玩一會。如果我們可能我們就不必問任何人。只要說我們要去玩一會，天曉得，我們就去了。我們就擠擠牛奶，散點穀子給雞吃，我們就去玩了。

萊 還放點青草給兔子吃。我不會忘掉讓它們的。什麼時候我們這樣做呢，喬其？

喬（肯定地）就在一個月裏，就只要一個月。你曉我要這樣做？我會寫信給那個老雜主說我們要接收這塊土地。凱第就可以寄一百塊錢去做定洋。

凱（快活地）我當然會寄去的。他們那裏有具好火爐嗎？

喬 當然囉，有具很好的火爐。可以燒煤或是燒木頭的。

萊 我要帶了我的小狗去。我向上帝賭咒他會喜歡在那兒的。（台中的窗戶，向外打開

。毒癩的妻子望進來。他們沒有看見她。）

喬（迅速地）現在不要將她告訴給別人聽。只有我們三個人，沒有另外的人了。他儘很可能趕我們出去，這樣我們就積不成錢了。我們就得永遠是一堆朽木。就像我們要一生一世來背麥袋了。但是突然，有一天，碎了一下！我們拿到工資，我們就溜之大吉了。

凱 我現在就可以給你三百塊錢。不要告訴任何人。我們不會告訴任何人的，喬其。

喬 你真他媽的說得對，我們不會告訴人的。（大家靜默了一會，於是喬其不耐地說。

）你曉得，看來，我可以差不多嗅到他媽的那個婊子塗在身上的味兒了。

荷妻（在喬其講前面的話時，她並不理會，但到了末一句時，她的臉上充滿怒色。在她開口講話的時候，室裏的每個人都望着她的週圍，在她的長的說詞中，他們都本立着）你叫誰是婊子！我出身很好，我有好教養。我沒有嫁之前也沒有人和我胡鬧過，我潔身自好。我告訴你我是安份守己的。（有點悲哀地。）我是這樣的。（又發怒了。）你曉得荷賴的。如果他沒有把握，他不會和我住在一塊兒。我告訴你荷賴是有把握的。你沒有權利可以叫我婊子。

喬（辭淡地）如果你不是個孬子，你一天到晚混在男人堆裏做什麼？你有屋子也有男人。你總不想找麻煩的。

喬妻（企求地）當然我有個男人。他常常不在屋裏。我沒有人可以談話，我也沒有人伴我。你想我能够祇是坐在屋裏熬荷蘭煮飯嗎？我要看到些人。祇要看到他們和他們談話。這裏沒有一個女人。我又不能到城裏去。而且荷蘭現在也不帶我去跳舞了。我告訴你我祇是要和隨便什麼人談談。

喬（冒失地）如果你是這樣客客氣氣的，你又爲什麼要讓請客來去其勢洶洶呢？

荷蘭（悲哀地）我祇是要和善一點。（人聲漸近：「你不必發怒的，是嗎？」……「我並不發怒，可是我再不想願有什麼詢問，這就完了。我就再不想願有什麼詢問。」）

喬 走吧，我們不要找什麼麻煩。（荷蘭在窗外望了下半便把窗悄悄地關上走去了。史列姆走了進來，後面跟着荷蘭，卡爾森，和維脫。史列姆兩手油黑。荷蘭緊跟在他的肘下。）

荷蘭（解釋地）是呀，我並不是有什麼意思，史列姆。我祇是問問你。

史 好，你已經問得太多了。我真怕媽的討厭極了。如果你不能管住自己的老婆，你希

望我能做點什麼呢？你不要來煩我吧。

荷 我祇是要告訴你我並沒有什麼意思。我祇是想也許你看到過她。

卡 爲什麼你不告訴她留在自己的屋裏呢？你和她到宿舍附近來游蕩，不久你的手裏就有事做了。

荷 (急轉向卡爾森) 除非你要去外面較量，否則你還是少管閑事。

卡 (大笑) 哇你這個見鬼的木頭啊。你想恐嚇史列姆，可是你一點也不靈光。史列姆一嚇你。你就嚇得險像青蛙肚皮了。我可不管你是這一方最好的鬥拳人，你來吧，我把你的狗頭一擲擲掉。

維 (加入攻擊) 塗滿凡士林的手套哩！

荷 (睜視着他，以後突然嗅嗅空氣，很像獵狗。) 天曉得，她曾經到這裏來過。我可以嗅得到——天曉得，她曾經到這裏來過。(向喬其。) 你在這兒的。別的人全在外面。現在，他媽的你這個傢伙——你講呀。

喬 (看來有點擔心。他看來已經決心面對不可避免的情勢。慢慢地脫掉他的上衣，差不多是規規矩矩地摺起來。用不動聲色的單調的聲音說着話) 一定得有人給你顧好

打吧。我想我是被選中了。（萊尼注視着，大有興味。他不禁高聲笑了出來。）

荷（急轉向他。）他媽的你笑什麼？

萊（無目標地）嘎？

荷（狂怒之下）來吧，你這個大畜生。站起來。沒有一個見鬼的大傢伙敢笑我。我給你看看誰是胆小的。

（萊尼無望地望着喬其。直起身來想倒退後去。荷賴亂打着他。其餘的人便圍在他們旁邊：「這算什麼，荷賴——他沒有冒犯你呀。」……「離開他，好嗎，荷賴。他不是會鬥拳的人的。」……「打他回去，大傢伙！不要怕他！」……「給他一個機會，荷賴，給他一個機會。」）

萊（恐怖地叫着）喬其，叫他離開我，喬其。

喬打他，萊尼，打他！（一聲尖叫。圍着的人散了開來，荷賴躺在地上，他的手被握在萊尼的手裏。）放開他，萊尼，放開！（「他捏住他的手！……「看呀，你看嗎？」……「基督，真是好傢伙！」萊尼畏懼地望着被他握着的躺在地上的人。萊尼的臉滿是血跡，喬其不斷打着萊尼的臉。荷賴氣息奄奄。）放開他的手，萊尼。

史列姆，來幫我吧，乘這傢伙的手還在身上的時候。（突然萊尼放了手。他惶惶地避開喬其。）

萊 是你叫我打的，喬其。我聽到你叫我打的。（荷賴倒在地板上。史列姆和卡爾森從下身來看他的手。史列姆恐怖的望着萊尼。）

史 我們一定得替他找個醫生。在我看來他手上的每根骨頭都已經斷了。

萊 （哭着）我並不願意這樣的，我不要傷害他。

史 卡爾森，你把糖菓車拉出來吧。他一定得去蘇爾達得把手醫好。（轉向啜泣着的萊尼）（這並不是你的過錯。這塊木頭自找苦吃。但是耶穌——他連一只手都快沒有了。）

喬 （走了攏來）史列姆，我們會馬上被開除來嗎？荷賴的老頭子會馬上捉我們嗎？

史 我不曉得。（在荷賴身旁跪了下來。）你還有知覺聽我的話嗎？（荷賴點點頭。）好，那末你聽着。我想你的手是被機器壓傷的。如果你不告訴人真相，我們也不告訴人。但是如果像你告訴人而且把他們開除，我們就要告訴每一個人。這樣你就夠招人笑話了！（幫着荷賴站起來。）站起來吧，卡爾森送你去醫醫生。（走向門口，又轉向萊尼。）讓我看看你的二隻手。（萊尼伸出了兩隻手。）老天呀！

喬 萊尼嚇壞了。他不曉得該做點什麼。我告訴過你們隨便什麼人不要和他打架。不，我想我告訴過凱第。

凱 (嚴肅的) 這正是你告訴我的話。就在今天早上荷賴第一次找他錯兒的時候。你說他最好不要惹萊尼，如果他要保全自己的話。(他們全離開舞台，只剩下喬其，萊尼和凱第。)

喬 (向萊尼，十二分和善的) 這並不是你的過失。你不要再害怕了。你祇是依我的話做。也許你最好還是到洗衣間去洗乾淨你的臉龐。你看來糟透了！

萊 我並不要鬧事。

喬 來吧——我和你一塊去。

萊 喬其！

喬 你要什麼？

萊 我還可以照顧兔子嗎，喬其？(他們兩個人下場，肩並肩地，穿過宿舍的門戶。)

(閉幕)

第一場

星期六晚十時。

馬夫的屋子裏，是靠着穀倉搭出來的。台上方中間有一道板門，在面一扇小方窗。在門的另一邊有只皮革的工作檯，有着工具分散在後面，在另一面分散着斷整的，一部份修補完竣的馬具，頸圈，車上的拉馬曲棒，車上的挽革等等。在左邊的上方是克羅克斯的床。上面牆上有兩個架子，一個架裏滿是藥罐藥瓶。在另一個架上有些書籍和一只大鬧鐘，在台右上方的屋角裏有支單管的獵鎗，鎗旁的地板上則是一雙橡皮鞋長統靴。有一對大的金邊眼鏡掛在克羅克斯床上的一只釘上。

入口處通到穀倉裏去。從這個方向和這一場的整個時間中，可以聽到馬吃草，頗足把它們的頸索弄得叮噠作響，和不時的嘶叫的聲音。

屋子裏有兩個空釘桶作爲檯用，和一盞掛着的沒有燈罩的燭光極小的炭氣燈。

幕啓時，我們看到克羅克斯坐在床上用藥在擦他的背部。他擦藥時把襯衫拉了上來。他的臉上顯着苦痛。當他擦的時候，他扭曲着肌肉，有點抖顫。

萊尼在開着的門口出現了，差不多把門完全塞住。於是克羅克斯感到他的出現，抬起他的眼睛，又頑強又不像。

萊尼微笑着企圖交一個朋友。

克（尖刻的）你沒有權利可以走進我的屋子來。這裏是我的屋子。除了我沒有人有權利可以走進來。

萊（諛媚地）我並沒有什麼事。剛走進穀倉來看看我的小狗，我便看到你的燈光。

克是呀，我有權利可以有盞燈。你出去，你離開我的屋子。我不容許到宿舍去，你也不容許到我屋子裏來。

萊爲什麼不容許你去呢？

克（不耐煩的）因爲我是黑人。他們在那兒玩紙牌。可是我却不玩，因爲我是黑人。

他們說我有臭氣。好，我告訴你，從我看來你們都是臭的。

萊（無望的）每個人都到城裏去。東列姆，喬其，還有其他的人。喬其說我一定得留在這裏以免鬧亂子。我看到了你的燈光。

克好，你要什麼呢？

克 沒有什麼……我看到你的燈光。我想我可以進來坐一會兒。

（注視了一會索尼，從牆上拿下了他的眼鏡，再戴上，撫撫自己的耳朵；用抱怨的聲氣講着）我一點也不曉得你在穀倉裏做點什麼。你不是打麥工。背麥袋的人就

萊 （耐心地）小狗。我來看我們的小狗的。

克 好，他媽的，你去看看你的狗吧。可是不要隨便亂鬧。

萊 （再走進一步到屋子裏來，記起來便又退回到門邊）我祇是看了下。史列姆說不要太撫摸得多。

克 （在他的聲調裏怒氣漸消）是呀，你總是常常給他拿出窠來。要是這老狗不撒場那才是怪事哩。

萊 （走進屋來）哦，她一點不管。她讓我玩。

克 （有不豫之色隨後便放棄了）進來坐一會兒吧。只要你不出去，和我談着，你高興坐到什麼時候就坐到什麼時候。（比較更友誼一點。）這批孩子都到城裏去了嗎？

萊 除了凱第別的都出去了。他就坐在宿舍裏削鉛筆。削了之後就在計算。

克 (整整眼鏡) 計算？凱第在計算什麼？

萊 關於土地。關於那塊小地方。

克 你在搗鬼。你簡直在發瘋。你在講什麼土地？

萊 我們要去買塊土地。還有一間小屋子，一些鴿子。

克 簡直是搗鬼。我不怪那個和你一塊走路的人把你騙在鼓裏。

萊 (平靜地) 這不是句謊話。我們真要這樣做。去找一塊土地，靠着肥沃的土地吃飯

克 (舒服地坐在自己的床上) 坐下來，坐在這個釘桶上面。

萊 (蜷坐在這個小桶上) 你想這是句謊話。但是這並不是一句謊話。每一個字都是真實的。你可以問喬其。

克 (把他的黑下顎放在手掌裏) 你和喬其一塊走路的，是嗎？

萊 (驕傲地) 當然囉，我和他到什麼地方都是一塊的。

克 (停了一下，平靜地) 有些時候他在講話，見鬼的你簡直不曉得他在講什麼。對嗎？

(身體撲向前。) 對嗎？

萊 是呀，有些時候。

克 就是講話。可是見鬼的你不曉得他在講什麼。

萊 一隻小狗，要多大才可以不時撫摸？

克 (又笑了) 一個人可以和你講體己話，而且確準你不會洩露出去。幾個星期之後，

小狗便可以長大了。(默想。) 喬其曉得該做的事。祇是講，可是你一點也不懂。

(心緒突然變得興緻勃勃了。) 是呀，這是一個黑鬼講的話，一個背脊斷的黑鬼。

這一點也沒有什麼意思，你看。你也不會記得的。我已經看得太多了——一個人和

另一個人講話，他聽不聽得懂是一點沒有關係的。祇是他們在講話。(他用手打着

他的膝頭。) 喬其可以告訴你些隱事，可是一點也沒有關係。就是講講而已。祇是

有一個人在一塊兒說話，什麼都完了。(他的聲音成爲又柔和又惡意的。) 要是喬

其不再回來了呢？要是他溜之大吉不再回來的話。你以後怎樣呢？

萊 (想跟着克羅斯的話) 什麼？什麼？

克 我說要是喬其今晚跑到城裏去，而你以後永不聽到他的消息的話。(再進一步。)

假設是這樣一下。

萊 (突刺地) 他不會做的，喬其不會做這樣的事情的。我和喬其在一塊已經長久了。他今晚會回來的，……(在他聲音裏疑潮升起來了。) 你想他會嗎？

克 (對於他的作弄大為歡心) 沒有一個人可以曉得別人要做的事。假想他願意回來，却不能夠回來。也許他被撞死，撞傷，他就不能回來了。

萊 (大悟之下又急又怕) 我不曉得。噯，你究竟要做什麼？這是不真實的。喬其不會受傷的。

克 (殘酷地) 要我告訴你會出什麼事嗎？他們要把你放在陷阱裏，像狗樣地把你用索子吊起來。那麼你就和我一樣了。生活在狗窩裏了。

萊 (狂怒地，走向克羅克斯。) 誰傷害喬其？

克 (大為恐怖倒退後去) 我祇是猜想而已。喬其沒有受傷。他是毫髮未動。他就會回來的。

萊 (立在他的面前) 你猜想什麼？並沒有人猜想過喬其受傷啊。

克 (想使他平靜下來) 現在坐下來吧。喬其沒有受傷。坐吧，坐下來吧。

萊 (咆哮着) 沒有人可以講傷害喬其的話。

克

（十分和善地）也許你可以現在看到的。你有你的喬其。你曉得他會回來的。或者你還沒有一個同伴。或者你不能到宿舍去玩「偷謀」（紙牌戲之種——譯註），

因為你是個黑人。你覺得覺意嗎？或者你得坐在這兒唸着書。當然囉，你可以玩擲馬蹄鐵戲玩到天黑，可是以後呢，你一定得唸書。書並沒有什麼用。一個人需要同伴……可以接近他。（他的聲調如泣如訴了。）一個人沒有朋友真是一無意義。只要他賴你在一塊，至於他是誰却是沒有關係的。我告訴你一個人太孤獨了，他真難受哩。

萊

（安心了下來）喬其一定得回來了。也許喬其已經回來了。也許我最好還是去看一下。

克

（更溫和地）我並不是有意要嚇唬你。他會回來的。我是在講自己。

萊

（愁苦地）喬其不會走開丟掉我的。我曉得喬其不會這樣做的。

（夢幻似地繼續着）我記得當我小時在爸的鷄場裏。我有兩個兄弟。他們常常親近着我，總是在那兒的。總是睡在一個屋子裏，一個床上，三個人在一塊兒。有一塊隙舊田。有一塊紫苜蓿花田。總是在太陽的早晨把鷄放到苜蓿花田裏去。我和兄弟

們就坐在竹籬上，望着它們——它們全是白色的鷄。

萊（大感興趣）喬其說我們要有首蓿花田的。

克 你是笨蛋。

萊 我們也要有的。你闢喬其。

萊（譏嘲地）你是笨蛋。我看見成百的人在路上和在農場裏，背上背着包袱，還有一

樣的腦裏的鬼想頭。成百的人。他們來了，他們去了，他們從不間斷。每個人在他

萊的腦裏有塊小小的土地，可是他媽的沒有一個人得到土地的。就像是天蠶一樣。每

個人要塊小小的土地。可是沒有人能夠到天堂去。也沒有人得到土地。

萊 我們也一樣。

克 這是你腦袋裏的想像。所有的人都這樣講，但這是腦袋裏的笑柄。（馬匹無休止地

發動着。有十只在叫囂。）我想外面有人了。也許是史列姆。（痛苦地立起身來，

走向門口，叫着。）是你嗎，史列姆？

凱（在外面）史列姆到城裏去了。噯，你看到萊尼嗎？

克 你指那個大傢伙嗎？

凱 是的。你看到他在什麼地方嗎？

克 (走回到他的床上，坐了下來，突然地說) 他在這裏。

凱 (立在門口，抓抓他的手腕。不想進來。) 看，萊尼，我算出點東西來了。關於那塊地方的。

克 (不耐地) 如果你願意你可以進來的。

凱 (失措地) 我不知道。如果你願意我就進來。

克 哦，進來吧。什麼人都進來吧。你也一樣。這裏該成一個跑馬場的。(他想掩飾他的快活。)

凱 (還有點不知所措) 這裏地方很好很落位。一個人該有一間自己的屋子。

克 當然囉。窗下還得有個施肥堆。全給我一個人。真太好了。

萊 (猶進來) 你說起那個地方。

凱 你曉得。我已經在這裏很長久了。克羅克斯在這裏也很長久了。這是我第一次走進他的屋子。

克 (不樂地) 大家全不邁有個人住的屋子。除了史列姆沒有人來過。

萊（堅持地）那個地方。你說到那個地方。

凱 噢。我已經完全算出來了。我們可以在兔子身上賺一筆錢，如果我們弄得好的話。

萊 可是我一定得餵他們。喬其說我得餵他們。他答應的。

克（無情地）你們簡直在和自己開玩笑。你們已經他媽的講得太多了，但是你們不會得到土地的。你要在這裏當掃地的人，一直等到他們用棺材抬你們出去。他媽的，我看到太多的人了。

凱（發怒地）我們一定能够做到的。喬其說我們能够的。我們現在就有錢了。

克 是呀。可是喬其現在在什麼地方呢？在城裏的妓院裏。那裏就是你們錢的去路。我告訴你們我已經看到過好多次了。

凱 喬其並沒有拿錢到城裏去。錢是存在銀行裏的。我和萊尼，還有喬其。我們一定自有間屋子。我們一定得有一只狗一羣雞。我們一定得有綠色的穀類，也許還有一只牛。

克（感動了）你說你有錢嗎？

凱 我們已經積了大部份的錢了。還要再多聚一點。可只要一個月的功夫。喬其也已經

睡地地了。

克 (用雙手探摸他的脊骨) 我從沒有看到一個人能够真正做到這些事情。我看到有人想念土地想念得發瘋，但是每次在妓院裏或是牌局裏便將錢化完了。(躊躇了下，於是胆怯地說。) 如果你們要一個工人幫忙，不付工錢——只管膳宿，我倒可以來一手。我並不十分殘廢，只要我願意，我可做得他媽的十分出色的。

喬 (從門裏走進來，雙手插在袋裏，靠在牆上，用着有點譏諷却很和善的聲氣講話。)

你不能像我告訴你那樣地去睡覺嗎，萊尼？見鬼，不——你一定得有個睡地睡地的機會。在這裏談話嗎？

萊 (爲自己解辯) 你出去了。在宿舍裏沒有一個人。我並沒有做什麼壞事，喬其。

喬 (還是不經意的) 只有你睡着的時候，我才可以得到點安靜。如果你在睡裏還要起來走路的話，我真要把你當鷄一樣的把你的頭砍掉了。(用手砍着。)

克 (幫着萊尼說話) 我們剛坐在這裏談話。這沒有什麼壞處呀。

喬 是的，我聽到的。(顯得有點疲倦。) 一定得每分鐘都到這裏來，我想。一定得管住你。(向克羅克斯。) 這並不是給你受不下，克羅克斯。我們祇是不願意講給隨

便什麼入聽。

凱 (想改變話題) 城裏好玩嗎？

喬 我坐在椅子上，蘇三謔着笑話，大家就鬧開了。基督上帝——我從來沒有過這樣的生活。我只化一角半錢就可以喝杯威士其。我想化一角半錢可以買到他媽的多大把的蘿蔔子啊。

凱 並不是他媽的那種信袋裝着的，却是一大把——你當然可以得到的，

喬 所以不久我就回來了。我不能想任何事情。那些傢伙化大錢真使我跳起來了。

凱 一個人總得找點快活事，我在貝克斐而特有一次曾經去玩過大妓院。上天呵，這是什麼一塊地方。我墮着紅地氈到樓上去。壁上有着極大的照片，我們坐在大沙發椅裏。檯上放着香烟——不化錢的。不多時候，一個日本鬼捧着一盤酒水進來，也是不化錢的。你歡喜什麼就拿什麼。(在憶念中。)不多一會，姑娘們都進來了，她們又禮貌，又安靜，又美麗。不像是滯白。使你不敢問她們。……這已是許久以前的事了。

是嗎？這些沙發椅子化了你多少？

十五塊錢。

喬（譏嘲的）所以你多化了十二塊半錢去吸枝烟，喝杯威士其，看一看漂亮衣裳嗎？你化了一個星期的薪水去走走紅地氈嗎？

凱（還是在憶念之中）一個星期的薪水？當然囉。但是我一生裏成星期做的工。我記不清這些星期了。但是……那差不多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我還記得和我一塊玩的姑娘叫阿蘭。穿一件粉紅綢衣的。

喬（突然轉過身來；望着黑暗裏的穀倉，狂亂的說着）我想你是來找荷賴的嗎？（荷賴之妻在門戶口顯現了出來。）好，荷賴却不在這裏。

荷妻（現在下了決心了）我曉得荷賴不在這裏。我要問克羅克斯一些事情。我不曉得你們一批人也在這兒。

凱 喬其不是以前告訴了妳——我們不要和妳打什麼交道。妳清清楚楚曉得荷賴不在這裏的。

荷妻 我曉得荷賴到什麼地方去了。一只手吊在綳帶裏可是還要出去。我告訴你我是來問克羅克斯一些事情的。

克（恐懼的）也許妳還是回妳的房子去好。妳不應該走進一個有色人的屋子。我不要鬧什麼亂子。妳並不要問我什麼東西。

凱（擦着他的錢腕）妳有個丈夫。妳不必再來找別人玩，引亂亂子來。

荷妻（突然發怒）我想要和你們這批混蛋流氓好一點客氣一點——可是你們太好了。

我告訴你們我曾經有機會去演戲。有一個人要我到好萊塢去拍戲。（看一下子她使他們感到什麼程度。他們的眼神是嚴厲的。）我到這裏來是來詢問一個人一些事情的

凱（突然地站起來，把釘桶向後跌倒了，狂怒地說。）我聽得太多了。妳在這兒一無

需要。我們告訴妳，妳又不聽。叫我們是混蛋流氓。妳太看輕我們了。你簡直不懂人事看不出我們不是混蛋流氓。也許妳可以使我們被趕出去——也許你聰明。妳想妳可以使我們再在公路上奔跑，再找兩塊錢的職業。妳卻不曉得我們有着自己的農場可去，有自己的房子和菓樹。而且我們有朋友。這就是我們的東西。也許我們還要空手過些時光，但這些日子却不長久了。

荷妻 你這只老山羊。要是你有兩塊錢，你早已到蘇爾達得買酒喝，連杯底都敲乾淨了

喬 也許她可以聞一下克羅克斯她要聞的東西，再回到她的家裏去。我雖不以爲她是來問什麼事情的。

荷 荷賴的手遭到了什麼事？（克羅克斯大笑。喬想制止他。）那麼，並不是爲了機器。荷賴的舉動並不在說真話。講吧，克羅克斯——怎麼一會事？

克 我不在場。我沒有看見。

荷 妻 （迫切的）怎麼一回事？我不會放過荷賴的。他說他的手就在機輪裏。（克羅克斯沉默着。）誰做的事？

喬 誰都沒有做。

荷 妻 （慢慢地轉向喬其）那麼是你做的。好呀，他招認了。

喬 我和荷賴並沒有衝突過。

荷 妻 （走近他，微笑着）也許現在你不再害怕他了。也許現在你可以告訴我些事情。

所有的人都害怕他的。

喬 （較爲和善地說）看着。我沒有打荷賴。要是他鬧亂子，却不是我們的事兒。閉着

顧自己吧。現在聽好。我要來告訴妳。我們叫妳走出去却沒有用，所以我要換一個方法告訴妳。我們幾個人另外有要做的事情。要是妳不肯走，妳就阻止了我們的工作。這并不是妳的過處。要是一個人踏在圓石子上跌斷了頸子，這不是圓石子的過處，但是如果石子不在那兒，人也不會跌了。

荷妻（迷然）你講圓石子做什麼？如果你不會打荷賴，誰打的呢？她看看別的人，便很快地走向萊尼。）你的臉上怎麼有傷痕的？

喬 我告訴你他的手被機器軋傷的。

萊（迫切地望着喬其，悲愁地說）他的手被機器軋傷的。

喬 所以現在出去吧。

荷妻（走近萊尼，溫和地說；她的語調裏有着親切的味兒）哦……原來是你。好……也許你是和他們所說一樣的一個呆子……也許……你是在農場裏唯一有價值的人。（她用手拍着萊尼的肩頭。他望着她的臉。一個微笑升上他的臉龐。她撫摩着他的肩頭。）你是個好人。

喬（突然凶猛地跳向她，握住她的肩頭，把她轉過身來。）聽着……你！我要給妳點

顏色看看，妳不要空費氣力！我們不會讓妳雜進我們要做的事情的。妳不要纏住他，妳滾蛋吧。

荀妻（挑戰地却有點害怕）你不必指導我做什麼事。（老閩在門口出現了，兩腿分開立着，大姆指插在腰帶上。）我有權利和我所願意的任何人講話的。

喬 啊，妳——（喬其，激怒地，走近去，他的手舉起來要打她。她有點畏縮。喬其呆住了，看見了老閩，就那麼呆立着。別的人也看到了老閩。女人慢慢地退下去。喬其的手慢慢地放下來——他向後慢慢地退後兩步。這情景停住了一些時候。）

（幕下）

人之鼠

二

第 三 幕

第 一 場

星期日下午當令的時候。

大穀倉的一頭。台上方有着草堆高高的貼着牆壁堆着。台上方牆壁高處有扇大草窗。兩旁則放着刈草機，這批刈草機後面則是有着馬匹的馬廄。在這一場裏可以聽到馬廄中馬匹的馬嚼口的聲音，和吃草的聲音。

入口則在台下方右面。

穀倉的板壁并不緊湊。下午的太陽一條條的從板壁裏射出來，因為空氣中的灰塵，而格外顯示了出來。從外面傳近馬蹄鐵碰在木樁上的叮噠聲，和鼓勵及嘲弄的人聲。

在穀倉裏有種平靜，活潑，懶洋洋的溫暖的感覺。幕啓時萊尼坐在草堆上，望着身前的已死的小狗。他用他的大手一下一下地清楚地從頭到尾撫着這小狗。

萊

（柔和地）爲什麼你會死去的？你并不像老鼠那樣小呀。我並沒有把你拋擲得厲害。

。（把小狗的頭拉起來，望着它的臉上。）現在也許喬其要不讓我喂兔子了，要是他曉得你死掉的話。（他在草裏挖了一個小洞，把小狗放進去，上面厚堆上草便看不見了。他呆望着他所堆成的小草草。）這并不是件壞事要使我躲到叢樹裏去。我會告訴喬其，我看到時你已經死掉了。（他把小狗掘出來，再察看一會。拉拉他的耳朵，用手指插進毛裏去。悲哀地。）但是他會曉得的，喬其準會曉得的。他會說：「是你做的。不要瞞過我什麼事情。」他還會說：「現在就爲了這個緣故，你不必喂——你曉得是什麼東西的。（他的怒氣昇上來了。向小狗講着。）見你媽的鬼。爲什麼你會死的？你并不像老鼠那樣小。（拾起小狗，把它拋了開去，轉過身來背着它。但坐着，倚着膝頭自怨自艾。）他不會應許我的……現在他不會應許我了。（外面有一聲馬蹄跌拋在鐵柱上的聲音，有一羣小小的和聲。萊尼立了起來，把狗拾回來，放在草堆裏，再坐了下來。他怨艾着。）你還不十分考。他們告訴我，告訴我你不十分大。我可不曉得你這樣容易死的。也許喬其并不計較這些。這個死傢伙給喬其是沒有關係的。」

凱

（聲音從馬廐後傳過來）萊尼，你在什麼地方？（萊尼狂亂地把小狗埋在草裏。凱第衝動地走了進來。）我想一準可以在這裏找到你。噯……我剛和史列姆講過。沒有問題。我們不會受罰了。史列姆和老闆講過了。史列姆告訴老闆說你們是背麥袋的好工人。老闆一定得搬這批穀子。你記得昨天晚上老闆對待我們的那股凶勁兒嗎？他告訴史列姆說他注意着你和喬其。可是你不會被開除的。哦，還有說的。老闆痛罵了苟賴老婆一頓。告訴她不要再走近男人們。那付凶相比給你和喬其的還厲害。（第一次注意到萊尼的憂鬱。）你不開心嗎？

萊 當然開心。

凱 沒有什麼毛病吧？

萊 呃——呃！

凱 我一定得去告訴喬其。再見。（出去了。萊尼，一個人，把小狗掘了出來。在草上躺了下來，深深地陷了進去。把小狗放在手臂上拍着。苟妻祕密地走了進來。有一小堆草使她看不見萊尼。她手裏提了一只小衣箱，很平常的小衣箱。她穿過穀倉，把衣箱埋在草堆裏。立了起來，看下這箱子會不會被人發覺。萊尼靜靜的看着她，

想把小狗埋在草裏。她看到了這個動作。）

荷妻 你在這裏做什麼！做什麼？

萊 (有愠色地) 就坐在這兒。

荷妻 你看到我做的事的。

萊 是呀，妳帶了只提包來。

荷妻 (走近他) 你不會告訴人——不會吧？

萊 (還有愠色) 我不要和你打什麼交道。喬其告訴我的。我不給妳講話，不和妳做什

麼事情。(把小狗再埋下一點。)

荷妻 喬其向你發着一切命令！

萊 不講話也不做什麼事情。

荷妻 你不會說出這只衣箱的吧？我不要再在這裏住下去了。今天晚上我要走了。我到

這裏來拿了我的東西便走。我不要再聽人家的責罵了。我要去拍電影。(看到萊尼

的手在拍着草下的小狗。) 這下面有什麼東西？

萊 沒有什麼。我不和你講話。喬其叫我不要和你講話。

荷妻 聽着。他們在外面玩馬蹄鐵戲。現在只有四點鐘。他們還不會散的。他們在驢籠。
。你不必害怕和我說話。

萊 (微露弱相) 我不該和你講的。

荷妻 (注視着他埋着的手) 你手底下是什麼東西？

萊 (他的悲哀又回來了) 就是我的小狗。就是我的小狗。(把草掃了隱萊。)

荷妻 (哇！是死的。)

萊 (悲哀地解釋着) 他太小了。我祇是和牠玩一下——他就做出要咬我的樣子——我就做出要打他的樣子——我做了。以後他便死啦。

荷妻 (安慰着) 你不要担心事。他祇是只雜種狗。鄉下地方雜種狗多極了。

萊 還不止爲了這一點。喬其會大怒的。也許他不再允許我——他所說的我可以饒的東西。

西。

荷妻 (在他身旁的草上坐了下來，撫慰地說) 不要担心事。他們那批傢伙全在賭馬蹄鐵戲。他們不會離開的。而明天我就走掉了。我不再讓他們欺侮我了。(在下面的戲裏，顯然兩個人誰也沒有聽誰的話，但在繼續的談話中，一種快活的聲調增加起

來了，可以看到他們兩個人逐漸坐得緊湊了。）

我們就要有塊小地方和些覆盆子樹。

「梅妻（我並不願過這樣的生活。我是從羅列那來的。是呀，戲剛完，我就和戲裏的一個

角色談着話。他說我可以和劇團一塊兒去。我的媽却不允許，因為我只有十五歲。

你可以打賭，如果我和劇團一塊去了，我不會到這種地方來的。」

「樂（我要帶着袋去，裏面裝滿了首飾花和

苟妻（搶着說）另一次，我碰到一個拍電影的傢伙。我跟了他到河畔舞廳去。他說他

要將我放在女演員中間。說我是個天生的女演員。他一回到好萊塢就寫信來叫我。

（感動地望着索尼。）我從沒有收到這封信。我想是被我的媽偷去了。好，我就不

願意住在任何偷我信件的地方。所以我嫁了苟賴。也是在河畔舞廳裏遇到的。

「樂（我希望喬其不會爲了這只小狗大爲發火。」

「梅妻（我從來沒有把這些事告訴給任何人聽。也許我不應該講的。我不喜歡苟賴。他不

是個好人。我應該和他住下去，可是昨天晚上他和他的爸給我一頓好罵。我就不必

再在這裏住下去了。（更坐得靠近一點，大訴衷曲。）一直到我走掉了再告訴別人

。我在哪裏走，一直搭車到好萊塢去。

萊 我們就要離開這裏了。這裏不是塊好地方。

荷妻 (狂喜失神) 去拍電影和穿好衣服——就像他們穿的那些好衣服。我要住在旅館裏，他們就給我拍電影。當開映的時候，我就要去廣播……還不必化我一個大錢，因為我是在影戲裏的。(把她的手放在萊尼的手帶上有會兒功夫。) 那些像他們穿的好衣服……因為那個傢伙說我是個天生的演員。

萊 我們要離開這裏……遠遠地離開這裏。

荷妻 因為，當我離開荷頓，我母親便不會再和我說話了。她想我是不學好的。那纔是她要說的話。(反抗地。) 好，我們是不學好的，不管我媽是怎樣地隱瞞着。我爸是個醉鬼。他們把他抓去了。在那裏，現在我告訴你。

萊 喬其和我到薩格拉曼托年會去。有一次我跌下河去，喬其拉我起來，救了我的命。以後我們便一同到年會去。那裏什麼東西都有。我們看到長毛的兔子。

荷妻 我爸做工的時候是個廣告油漆匠。他總是喝醉酒，畫瘋狂的畫，耗費油漆。有一次，我還小的時候，他和媽有次可怕的打架。他們常常打架。在半夜的時候，他跑

人鼠之關

到我的屋裏，他說：「我再不能忍受了。讓我和你逃走吧。」我問他是喝醉了。
 。（她的聲音是出奇的柔和。）我記得那一晚上——在路上走着，露水全沾濕的。
 我十分瞌睡。他抱了我起來，背在他的背上。他說：「我們要住在一塊地。我們要
 住在一塊兒，因為你是我的親生女兒，不是陌生人。沒有口舌也沒有打架。」他說
 ：「因為你是我的女兒。」（她的聲音變得輕輕的了。）他說：「哇，你給我烘小
 蛋糕，我就在牆上畫最美麗的圖畫。」（悲哀地。）在早晨，他們捉住了我們……
 他們把他關在牢裏。（停了下。）我願意我們能够逃跑。

萊 也許如果我把這只小狗丟掉了，雷其永不會曉得的。

苟妻 他們把他當醉鬼樣地鎖起來，不久他就死掉了。

萊 以後也許我可以一點不鬧亂子，專餵兔子了。

苟妻 你除了兔子不想別的東西嗎？（馬蹄鉄丟在鉄上的聲音。）有人丟中了。

萊 （有耐心地）我們就要有所屋子和個花園，一塊育種花田。我就拿著袋子盛滿育種
 花，以後便給兔子去吃。

苟妻 什麼才使你對於兔子這樣發狂的？

萊 (向她坐籬一點) 我喜歡撫摸好的東西。有一次在年會裏看到幾只長毛的兔子。它們很好，你可以打賭的。(失望地。) 我甚至撫摸老鼠，但祇在我不能找到別處更好的東西。

苟妻 (吃吃而笑) 我想你在癡瘋。

萊 (熱情地) 不，我沒有。喬其說我不是的。我喜歡用手指摸好東西。柔和的東西。苟妻 是呀，誰不喜歡呢？每個人都歡喜的。我喜歡觸到絲綢和天鵝絨。你喜歡觸到天

鵝絨嗎？

萊 (因歡悅而笑了) 你打賭天曉得。我也有的。有一位太太給了我些。而這位太太是——我的姑母克拉雷。是她給我的……(用手做着大小。) 大的有這樣大一塊。我願意現在這塊天鵝絨就在手邊。(他繃繃眉頭。) 我失掉了。我已經長久不看見這塊天鵝絨了。

苟妻 (大笑) 你是瘋鬼。可是你是那一類好人。就像一個大小孩子。一個人可以看出你的心意所在。有時我在梳頭髮的時候，我就坐在那兒摸着它，因為這是多柔軟呀。(用手指撫着她的頭髮。) 有些人有着粗頭髮。就說苟賴吧，他的頭髮就像鐵絲

一樣。但是我的却又細又軟。這裏，摸一下。就在這裏。（拿着萊尼的手，放在她的頭上。）摸這裏看有多軟。（萊尼的手落下去拍着她的頭髮。）不要弄亂了。

萊 哦，這真好。（重重地拍着。）哦，這真好。

苟妻

仔細一點，你要把頭髮弄亂了。（發怒地。）你停下來，你會把頭髮攪亂的。（

她把頭急急地轉到旁邊去，萊尼的手指握着她的頭髮，就握在那兒。情形狼狽。）放手。（她大叫。）你放手。（她又大叫。他的另一手捺住她的嘴巴和鼻子。）

萊

（所求着）哦，請你不要這樣做。喬其要發火的。（她竭力掙扎。在萊尼的掌下發

出一陣輕微的叫聲。因恐懼而大叫。）哦，請你不要這樣叫法。喬其要說做壞事的

。（他把手離開她的嘴巴，傳出一聲沙啞的喊聲。發怒地。）現在不要再叫。我不要你大聲叫喊。你就會像喬其所說的那樣把我牽進亂子裏去的。現在不要再叫了。（

她更爲掙扎。）你不要叫。（他強烈地搖着她。她的頭倒在一邊，僵硬地躺了下來

。望着她，小心地把手移開她的嘴巴。）我並不要傷害你。但如果你喊起來，喬其

會發火的。（當她默不作答，他就低下身去俯就着她。他抬起她的手臂再讓它自己垂下去。他茫然不知所措地呆了一會。）我做了件壞事。我又做了一件壞事。（她

爬起一些草來，一直到部份地蓋住了她的身體。玩馬蹄鐵戲的聲音從外面傳進來。看來萊尼還是第一次注意到這些。他彎曲了身體叫着。『哦，我做了件真正的壞事了。我不應該這樣做的。喬其會發火的。而……他曾經說過……躲在森林裏等他來。那就是他所說的。』他在女人身旁拾起了小狗。『我要拋掉它。像這樣，真是太壞了。』

（他把小狗放在外衣底下，匍匐地走到穀倉牆邊，從板縫裏向外張望着，以後他又匍匐地走到馬槽盡頭，就不見了。台上除了荷妻空無一人。她躺在草上，被草蓋着，一半身體，看來十分年青和平靜。她的塗了胭脂的雙頰和塗了口紅的嘴唇使她看來奔奔如生，是淺淺地睡着。有一會兒台上是完全沉靜的。以後馬匹在食槽上煩着足。馬嚼口繩響着，從外面傳來了又響又清晰的大聲。）」

凱
（在台下）萊尼！哦，萊尼，你在裏面嗎？（他走了進來。）我又計算了些，萊尼。告訴你我們可以做點什麼。（看到荷妻便停了下來。擦擦他的白鬍鬚。）我不曉得你在這裏。你是不許到這裏來的。（他走近她。）你不應該睡在這裏。（他走近她的身旁，向下一望。）哦，耶穌基督！（去向門邊輕輕地喊。）喬其，喬其！到

這裏來……喬其。

喬 (走進來) 什麼事情?

凱 (指着荷妻) 看呀。

喬 她出了什麼事? (走向她旁邊。) 哦, 耶穌基督! (跟在她旁邊, 攙扶她的心和手腕。最後又慢又僵地站起來。從這個時候起, 一直到這場戲完, 喬其變得木然了。)

凱 怎樣呢?

喬 (冷靜地) 你一點都沒有頭緒嗎? (凱弟看向旁邊。) 我應該曉得的。我早料到
了。

凱 現在我們怎樣呢, 喬其。我們現在該怎樣做?

喬 (又慢又陰沉地回答) 想一下……我們得……告訴……他們。想一下, 我們一定得捉住他, 把他鎖起來。我們不能讓他跑掉。哇! 這可憐的畜生要餓死了。(他試着自己安慰一下。) 也許他們會鎖住他, 待他很好的。

凱 (興奮地) 你曉得清清楚楚的。喬其, 你曉得荷妻會私自刑罰他的。你曉得荷妻是

怎樣的一個人。

喬 是的……是的……這是對的。我曉得荷賴的。還有另外那些傢伙也一樣。（他回頭望望荷妻。）

凱（祈求地）你和我可以到那塊地方去，我們可以去嗎，喬其？你和我可以一塊兒去，住得很好，我們能夠嗎？我們能夠嗎？（凱弟垂下了頭望着草堆，表示他是明白的。）

喬（慢慢地搖着他的頭）這是我和他兩個人所有的事情。（溫和地）我想我一開始就明白的。我想我們永不到那塊地方去了。他總是歡喜聽講那塊地方。我自騙自己也以為我們能夠去的。（凱弟開始要說話却說不出來。）

喬（好像在背書）我做一個月工，以後我就拿到五十塊錢。我要整夜混在貓窩裏，或者我坐在彈子房裏等每個人都回家去還不走。以後哩——我再回來再做一個月工。以後我又又有五十塊錢了。

凱 他是這樣的一個好人。我想不到他會做這樣的事的。

喬（把自己振作一下，挺挺肩頭）現在聽着。我們一定得告訴他們。我想他們一定要

捉他回來的。他們沒有別的辦法了。也許他們不會傷害他。我不讓他們傷害索尼。
 (尖聲地。)現在你聽着。那批傢伙也許以為我也有份的。我先到宿舍裏去。以後
 過了一分鐘你就跑出來叫喊，好像剛看見她一樣。你能這樣做嗎？這樣人家不是不
 會想我也有一份嗎？

當然囉，喬其。當然囉，我會這樣做的。

喬其，那就給我兩分鐘的辰光。以後你就大叫吧。我走了。(喬其下。)

凱 (看着他出去，再無望地回頭看看荷妻，他下面的話是又悲哀又憤怒。)你這個該
 死的浮屍。是你做的，是嗎？每個人全曉得你攪出事來的。你就是個壞蛋。(他的
 聲音抖顫了。)我本來可以在花園裏除除草替他們洗洗碟子……(停了一會，以後
 又像是唱起了這些老調子。)如果城裏有馬戲班和棒球賽……我們就可以去了……
 就說不做見鬼的工作了，便去了。那裏有只豬和一羣鷄……在冬天還有很旺的火爐
 。我們便坐在那裏……坐在那裏……(他的眼睛因為眼淚而看不見了，他衰弱地走
 向穀倉門口。喊了幾下才喊出聲音來。)噯，你們來到這裏來呀！到這裏來呀！
 (外面玩馬蹄鐵戲的聲音停止了。有着議論的聲音，以後聲音漸近：「什麼事？」)

……「誰在叫？」……「是凱蒂。」……「一定出了什麼事情。」史列姆和卡爾森，年青的維脫和荷頓走了進來，克勞克頓跟在後面，全排列在一塊。最後一個是喬其。喬其已經穿上了他的藍色的粗斜紋上衣，鈕全扣好。他的黑帽子拉得很底蓋在眼上。「什麼事？」……「出了什麼事？」

（凱蒂做了個姿勢。大家全望着荷妻。史列姆向後跑去，用手指數數他的脈搏，和盪下她的面頰。他的手伸到她稍稍屈曲的頸下。荷頓走了過來。有一會兒他呆若木鷄。無望地看着四週，突然他蘇醒了過來。）

荷 我曉得這是誰做的孽。就是這個大畜生。我曉得是他做的。哇，每個人全在外面玩馬蹄鐵。（逐漸激怒。）我一定要找到他。我要丟金鎗來。哇，我要親手殺死這個畜生。我要打中他的肚子。來吧，大家來吧。（他跑出穀倉去。）

卡 我去拿我的羅格鎗。（他也跑出去了。）

史 （平靜地對喬其）我猜想是萊尼做的。她的頸子斷了。萊尼可以做到這樣。（喬其慢慢地點着頭。一半疑問地。）也許就像你告訴我的在維特邦回事情一樣。（喬其點點頭。和悅地。）好，我想我們一定得捉住他。你想他會跑到什麼地方呢？

喬（掙扎出話來）我不曉得。

史 我想我們得捉住他。

喬（走得近一點，熱情地說着）我們能不能捉他回來給他關起來呢？他是個瘋子，史列娜，他並不是存心卑污而做這件事的。

史 如果我們能够使荷賴不出去。但是荷賴却要槍殺他。（他想了下。）要是他們將他關起來，喬其，用皮帶打他一頓，把他放在籠裏，那樣也沒有好處呀。

喬 我曉得，我曉得的。

史 我想只有一條路可以救他。

喬 我曉得的。

卡（跑進來）這畜生偷去了我的羅格槍。我的槍不在袋裏了。

荷（在那只好手裏，握着一支鎗進來。好管閑事地）好，朋友們。黑鬼有支鎗。卡爾森，你去拿吧。

維脫 這裏唯一可躲的地方是那條河。他一定到那裏去了。

荷 不要放過了他。在他肚子上放一槍，這可使他倒了下來。

維 我沒有鎗。

荷 去告訴我的老頭子。在他那兒拿支鎗來。我們走吧。（懷疑地轉向喬其。）你和我們一塊去，朋友！

喬 喂，我一道去。但是聽着，荷頓，這可憐的畜生是個瘋子。不要槍殺他，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的。

荷 不要槍殺他！他拿走了卡爾森的羅格槍，不是嗎？

喬 （微弱地）也許卡爾森自己遺失的。

卡 我早上還看見的。一定給偷去了。

史 （向下望着荷妻）荷頓，也許你最好和你的妻子留在這裏。（光線漸隱到黃昏時候。荷頓猶豫了一會。看來有點軟了，却又硬了起來。）

荷 現在我一定得把這畜生的肚子打出來。我要親自動手。來吧，朋友們。

史 （向凱弟）那末，你留在這兒，凱弟。其餘的最好一塊去吧。（他們走了出去，史列姆和喬其在最後。全出去了只留下凱弟。他蹲在草上，喘詳着荷妻的險。）

荷 可憐的傢伙。

第二場

(幕下)

黃昏。

又是河邊沙堤上。

落日的餘輝照着低低的褐色的山頭。河邊的樹林裏，暗影中充滿着黃昏的感覺。

聲音：遠遠的羣犬的吠聲。和鴉鵲的啼聲。暮昏時台上空無一物。

突然有陣驟風吹來擺動了樹枝，把樹葉打到地上來。

台上又寂靜了。萊尼輕得像熊樣地走了進來。他身體俯曲，小心翼翼的。到了台上，他望望身後，以後便從上衣裏拿出了那隻死小狗，放在地上，走向河邊，將肚子貼在地上躺了下來，喝着水。

他又回到死小狗的旁邊，坐了下來。

萊尼：喬其一定要大罵我的……我打賭。我……不告訴他。我把它埋在地下。(開始在身

前的沙上掘個洞。輕輕地。）可是我沒有忘掉，你打賭。我一直就到這裏來。躲在樹叢裏等候喬其。（小心地工作着他的小小的坟墓，掘成一個洞。最後他拾起了小狗放在洞裏。悲哀着。）他一定要責罵我的。他一定願意他只有一個人。（把小狗在洞裏安放妥當，調過頭來弄得更合式一點。挑戰地。）好……我可以馬上到山裏去找一個山洞。自然我永不會有醬油吃了。（開始把沙小心地放到小狗身上去，一面講一面拍着。）我要——離——開——離——開——。每一個字拍一下。小心地填滿這個坟墓，將上面的沙弄平了。）現在好了。（聚了些樹葉分散在這墳上面。用腿跪了起來，斜着頭觀察他的工作。）現在我永遠不告訴喬其了。（向後坐下來。）他會曉得的。他常常曉得的。

（遠遠地有人聲傳來。在這場戲裏逐漸地近攏來。突然有只雄鷄驚叫了一聲，接着是萬翼鼓動的聲音。喬其悄悄地又匆促地走了進來。）

喬其（沙啞的耳語聲）到蘆葦裏去——快點。

喬其（我沒有做什麼事情，喬其。（人聲越近。）

喬其（在草地）到蘆葦裏去——見你的鬼。（人聲走近了。喬其一半將萊尼推進蘆葦去

。蘆葦的枝頭擺動，顯示了他的飛行。」

維脫（在台下）喬其在那裏。（上場。）不要走得太遠了。你沒有帶鎗。（史列姆，

卡爾森，老闊，荷賴，和其他三個獵場工人走了進來。他們帶着獵鎗和來復鎗。）

卡 他一定是到這裏來的。沙上的腳印是到這裏來的。

史（注意了喬其之後）現在看一下。我們可不能像這樣地追他。我們一定得分散開來

。

荷 這蘆葦很厚。他也許躺在樹叢裏。（走向蘆葦。喬其很快地跟着他。）

史（看到這動作便很快地說）（指示喬其。）那面就是小路和田地，過去就是公路

。讓我們分散開來包圍着這蘆葦。開

老闊（史列姆是對的。我們得分散開來）

史 我們最好先趕到公路那一面，然後再趕回來。

荷 記住我的話。打他的肚子。

史 瞧得了。走吧。我和喬其到小路上去。你們到公路上去再搜索回來。

老闊 如果我們分開了，我們在這兒會齊。記住這個地方。

苟 我的心事就是捉住這個畜生。(人們向台右走了出去，談着話。史列姆和喬其慢慢地移向台上方，聽着逐漸低下去的人聲。)

史 (溫和地向喬其) 他在那裏？(喬其長時期地望着他的眼睛。最後信任了他，用大姆指指着蘆葦。)

史 你需要——我該——離開這兒嗎？(喬其慢慢地點着頭，望着地面。史列姆要走開去，却又回來，要說什麼話，却祇把手放在喬其的肩頭些時候，以後便很快地走了。)

喬 (呆木地走向堤岸，在蘆葦叢前坐下了下來。) 索尼，(蘆葦又搖動了，索尼滿身滴着水出來。)

萊 那批人到什麼地方去了？(長長的靜默。)

喬 打獵去了。

萊 爲什麼我們不一塊去呢？我喜歡打獵。(等着回答。喬其呆望着對河。) 是不是爲

了我做了壞事嗎？

喬 這沒有什麼關係。

萊 就爲了這個緣故，我們不能跟他們去打獵嗎？

喬（呆木木地）還沒有什麼關係……坐下來，萊尼。就坐在這裏。（光亮隱下去了。）

遠遠地有人在叫着。喬其回過了頭聽着這叫聲。）

萊 喬其！

喬 什麼？

萊 你要責罵我嗎？

喬 責罵你？

萊 自然囉……就像你以前常常做的。像——「如果我沒有你，我可以拿五十塊錢……」

喬（溫和得像在夢魂中）耶穌基督，萊尼，你不能記得做過的事情。可是你記得我所

說過的每一個字！

萊 好，你要再說嗎？

喬（背誦地）「如果我只有一個人我——可以生活得——很容易。（他的聲音是單調

的。）我可以找到一個職業却一點不鬧亂子……」

萊 講下去，講下去！「等月底到了……」

喬 「等月底到了，我可以拿着我的五十塊錢到——到貓窩裏去……」

萊 （急切地）講下去，喬其，你不再責罵我嗎？

喬 不！

萊 我可以走的。我可以馬上到山裏去找一個土洞，如果你不要我的話。

喬 （好像他的嘴唇是硬的那樣說着）不，我要你和我一塊兒在這裏。

萊 （發猜地）那末像你以前那樣地告訴我吧。

喬 告訴你什麼？

萊 關於別人和我們自己！

喬 （又責備地）「像我們這樣的人並沒有家室。他們有了一點錢，以後就化光了。他

們在世界上沒有一個人會看顧他們！」

萊 （快活地）「但是不是我們呀。」現在講我們自己吧。

喬 「但是不是我們。」

萊 「因為……」

喬 「因為我有你和……」

萊 (勝利地) 「而且我有着你。我們有着兩個人，這就是理由，給我們兩個人看顧着

每一個人。(一陣風來吹起了樹叶，以後又落在地上。又是人們的叫喊。這一次近一點了。)

喬 (除下他的帽子；抖顫地) 除下你的帽子，萊尼。空氣很清新。

萊 (除下他的帽子在他身前的地上) 講下去以後怎樣。(又是人聲。喬其聽着。)

喬 看看對河，萊尼，我可以講得像你差不多看見的一樣。(萊尼轉過頭望着對河。

「我們要有塊小小的土地……」(從褲袋裏拿出了卡爾森的羅格鎗。手和鎗都放在

萊尼背後的地上。他望着萊尼的後腦頭骨和頸骨交接的地方。台後人聲沸雜。)

萊 講下去。(喬其舉起了鎗，但是他的手發抖，他的手垂下到地面。) 講下去！以後怎樣呢？「我們要有小小的土地……」

喬 (重濁地) 「我們要有隻牛。我們也許要有隻豬和一羣鷄——在平地上我們要有：

……小塊的苜蓿花田……」

萊 (叫喊着) 「爲了兔子！」

喬 「爲了兔子！」

萊 「我可以餵兔子嗎？」

喬 「你可以餵兔子！」

萊 (開心得吃吃作笑) 「靠着肥沃的土地生活！」

喬 是的。(萊尼回轉他的頭。很快地。) 看那面，萊尼，好像你可以真的看見一樣。

萊 在那裏？

喬 就在河對面。你可以差不多看見了嗎？

萊 (動着) 那兒，喬其？

喬 就在那一面。你望着好了，萊尼。你望着好了。

萊 我在望着，喬其。我在望着。

喬 那就對了。那面實在太好了。不會有飢子，也不會有打架。沒有一個人傷害任何人。

，或是偷別人的東西。那裏——真好。

萊 我可以看到的，喬其，我可以看到的。就在那一面！我可以看到的！(喬其開鎗。

萊尼彎曲了下來；倒在樹叢後面。遠遠地有着人聲。)

(幕下)

譯後記

約翰·史坦倍克 (John Steinbeck) 以寫「憤怒的葡萄」一書，提供了美國自新農
 業連毀滅的現象，與淪為農業工人後的嚴重失業問題，而被譽為美國文壇的新星。他於
 一九〇三年生於美國西部加里福尼亞州的阿連納斯。這是塊工業中心和畜牧與農業工人
 聚集的地方，因此他自幼過慣了看管牲口，習麥袋，管耕種機的生活；長大了又做過農
 業工人，木匠，泥水匠，報販，代理監工，化學師，報紙訪員等工作。但就在這些時常
 變換的職業中，他有誓不變的工作，那便是對於小說的寫作。

他從十三歲起就寫小說。第一部「黃金之杯」在一九二九年出版。一九三二年以後
 屢連出版了「天堂牧場」和「給未知之神」，這兩本書為批評界評價極高，却為讀者界
 所完全漠視。一九三六年他寫了「人鼠之間」和「勝負未分」。另外又以「體裁寫了
 本「赤腳」，此書得到一九三八年的奧亨利文藝獎金，最近的「憤怒的葡萄」則獲得了
 普立茲文藝獎金。

約翰·史坦倍克之被稱爲「美國文壇的新星」，決不是過譽之詞。他不但在「憤怒的莫實」那部偉大的史詩裏，歌唱了二十世紀美國社會的現實，且繼承了自馬克·吐溫（Mark Twain）以來的美國現實主義文學底一脈流傳。他繼承了惠特曼（Whitman）對於自由社會的渴望，卡爾·桑德堡（Carl Sandberg）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的隱痛，杜司·巴萊斯（Dostoevsky）對於墮落社會的憎恨；而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範疇中，給美國文學開了燦爛的葩朵。「憤怒的莫實」不是美國士女茶餘酒後的消遣品，却是不能避免必須面對的現實。史坦倍克沒有祿沒歷史，而寓誠在象牙塔裏了却一生，却做了歷史的代言人，歷史的見證。

『一人鼠之間』是描寫兩個加里福尼亞產業工人，兩個無家可歸的流浪漢喬其和萊尼間友誼的小說。他們沒有家庭，沒有住處，沒有什麼要緊，除了這堅實地維繫着他們長年的友誼。這友誼是他們生活唯一的快樂，它把他們消失在廣大而冷酷的世界裏的小世界溫暖了。『但這唯一的快樂』却又多可憐，它經不起人世的風吹雨打，而終於碰碎在現實的殘酷下。資本主義社會不但滅絕了個人的生活自由，且滅絕了人性的發展。喬其，萊尼，凱第之渴望土地，渴望溫暖寧靜的生活，看盡了夢囈，却是現世人類的

126

甚簡要求。可是現實所容許他們的只有爲他人謀福利的無盡期的勞役。如喬其所說的：「今天我晚上我便可以躺在這裏看看天色！今天晚上世界既沒有毀壞也沒有老闖；」已不是需其個人的感喟，而是人類的悲哀了。至於他們所希望的小小的田地，卑微的生活，却更是多遠多悠長的清夢。在我們讀完掩卷之後，該有這樣的嘆息吧！

「人鼠之鬥」的小說，以前曾由柳無垢先生譯出一部份刊在香港新流文藝社出版的「新的道路」上，譯名是「人鼠皆然」。最近則有索似先生的譯文刊在「文學譯報」上。這小說由原作者改編爲劇本，於一九三七年冬季在百老匯上演；內容未改，祇是對話略做增刪。

「John Cassan」所編「現代美國劇場二十佳劇選」中譯出，本文係從約翰蓋斯納（John Cassan）所編「現代美國劇場二十佳劇選」中譯出，曾在「文藝陣地」七卷一二三期中連載，原譯時的錯誤和遺漏都由那替我改正了。

（以蓋克把這譯文發表在「文藝陣地」，并介紹出版，盛意可感。而一班朋友的經常鼓勵和教益，使這小小的工作得以完成，謹誌謝意。

譯者 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三月初版(渝)

東方文藝叢書之三

人鼠之聞

(三幕劇)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實價十元

著者

美約翰·史坦倍克

譯者

樓風

編輯者

葉以羣
田克家
田仲濟

出版者

王曉
東方書社

重慶：林森路84號測中和巷四號
成都：祠堂街十七號
漢中：川廟街

印刷者 東方印刷所

東方文藝叢書

情虛集

田仲濟著 定價三十元

都說雜文是亂世的感應，是動亂時代的產物，可是雖然幾年來在提倡雜文，重慶這中心文壇卻沒有見什雜文出版。如今這本情虛集彌補了這個缺陷，這是惟一的一本雜文集，也是最豐富於戰鬥性的雜文集。牠反映了黑暗，也顯示了光明，在這裏不管作某一個時期，中陪都的寫照。我們知道，反映了陪都，也就是反映了中國。

古樹的花朵

戴克文著 定價六元

這是作者的一部五千行的英雄抗戰史詩，牠寫出了抗戰中一個悲壯的場面。是作者最得意的作品，也是目前詩壇上劃時代的巨製。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普通而又頑強的充滿了人性的英雄，也可以看到他做出的一些轟轟烈烈的動人心魄的故事。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審查證安圖字第八七號